

# 宗乡总会奖学金

## SFCCA Scholarship

###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18 - 15.07.2018

###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354 4078

✉ admin@sfcca.sg

🌐 <http://www.sfcca.sg/scholarship/sfccascholarship>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2018年 · 第2期 · 总期: 132 + S\$5.00



源 YUAN 二〇一八年第二期 (总第一百五十二期)

谈新华社会发展趋势



## 谈新华社会发展趋势

- 打造有“温度”的人民乐团
- 后裔眼中的薛佛记
- 大巴窰 万丈高楼平地起
- 美芝路上的黄金坊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出版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Tel: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mailto:admin@sfcca.sg)

# 《源》杂志设立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源》杂志特开辟《本土文学》栏目。

该栏目已设立“《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每年从获本刊发表的入围作品中选出一名优胜者,予以奖励。

《本土文学》栏目将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剧本(短剧、小品)”、“诗歌”四种体裁的作品。

以下是2018年

“《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 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 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 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为宜。

投稿: 即日起至2018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 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 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 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 来稿须为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作品如已在其它媒体发表过,务请注明。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rong@sfcca.sg](mailto:ruirong@sfcca.sg)

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 联络人: 谭瑞荣

☎ 电话: 63544078

## 更正启事

本刊2018年第1期,第9页刊登本地慈善家黄马家兰的有关专访,其中将黄马家兰的“家”误植为“加”;第9页第2段中的“姐姐”应为“弟弟”,特此更正,并向黄马家兰女士和读者表示歉意。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近期，笔者到中国进行了一些学术交流，谈到了新华社会(新加坡华族社会)为弘扬华族传统文化的种种努力，引起与会者的关注。让我印象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新加坡华族社群如此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而在国内(中国)却看不到这样的文化景观，甚至有些人还在一味地崇洋？

当然，交流的主题并非“新华社会”，而是围绕着所展出的美术作品，介绍笔者在新加坡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但是，由于对双方的社会形态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彼此间存在的误区和盲点，也颇耐人寻味。

为了消弭一些认知上的差异，同时也为了让大家能够高瞻远瞩，本期，我们特别开辟了一个栏目：“新华社会”，就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发展趋势展开讨论。我想，这是一个较大的论题，一两期文章，不可能涵盖华社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决定开放该栏目，欢迎读者来稿，谈谈自己的看法。您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也可以从自己从事的行业或专业的角度来谈。

《师生三人行——谈新华社会发展趋势》替该专题打了头阵。我们请来两代学者就这一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言谈中，不乏对华社诸多问题的观照和思考；《凝聚、开放与融汇——新世纪以来的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则主要从血缘和地缘组织的角度，对宗乡社团进行了理性的梳理，让读者对宗乡社团的走向有一个较宏观的认识；《我们需要新移民的参与——访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谈到了英语取代华语的趋势及新旧移民的发展状况；《渐行渐远的“文化中华”》又从精神世界的层面，谈到了国家认同和母族文化的悖论。“文化中华”会逐渐消失在新加坡地平线上吗？无疑，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课题。

另外，本期也新推出了一个栏目：“文坛掠影”。这是继介绍艺术家的栏目“艺术长廊”推出以来，进而介绍作家的又一平台。该栏目着重梳理一些还在默默耕耘的本土作家及其作品，以期让您较全面地了解本地的人文风貌。其实，“新华文坛”早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景线，只是“导游”的力度有待加强。《源》杂志甘当这样的“导游”，请“游客们”看起来！

2018年·第2期·总期: 132

###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 编辑顾问 ■

李国基 方百成

###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周兆呈  
委员：尹崇明 白毅柏 蔡成宗  
李叶明 徐李颖

### ■ 总编辑 ■

谭瑞荣

### ■ 编辑 / 记者 ■

欧雅丽

### ■ 英文校对 ■

李国樑

### ■ 总代理兼发行 ■

恒信贸易公司  
Huang Sin Trading Co.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841 1367  
Fax: (65) 6841 6267  
Email: [huangsin@pacific.net.sg](mailto:huangsin@pacific.net.sg)

### ■ 设计、分色、承印 ■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6745 8733  
Fax : (65)6745 8213  
网址 : [www.pcl.com.sg](http://www.pcl.com.sg)

###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5/02/2018

### ■ 出版 ■

2018年4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目录

- p.4 新华社会** 师生三人行 欧雅丽(整理)  
——谈新华社会发展趋势
- 凝聚、开放与融汇 曾玲  
——新世纪以来的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
- 渐离渐远的“文化中华” 严孟达
- 我们需要新移民的参与 吴明珠(整理)  
——访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
- p.16 先贤后裔** 回望祖先事迹 莫美颜  
——后裔眼中的薛佛记
- p.20 异族翘楚** 化乡愁为诗情 吴明珠  
——我国客工圈兴起诗歌创作热潮
- p.24 狮城风景线** 打造有“温度”的人民乐团 沈芯蕊  
——访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
- p.28 文化传灯** 饶宗颐教授在新加坡 郭葶利
- p.30 纵横南洋** 三大家族与新呷两地渊源 张洁莹



p.8 新华社会



p.28 文化传灯



p.16 先贤后裔



p.54 艺术长廊

- p.32 总会专递** 写不尽的甘榜情 欧雅丽  
—— 访《源》杂志2017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得主林锦
- p.33 旧貌新颜** 大巴窑 万丈高楼平地起 李国樑
- p.38 杏坛岁月** 树木与树人 尤今
- p.40 艺文脉动** 素心锦绣 何华  
—— 为胡锦涛《仿佛若有光》而写  
新加坡成为“艺术丝绸之旅”  
世界巡回展海外第一站 沈芯蕊  
“天天向上”亮相华族文化中心 欧雅丽
- p.45 医药保健** 体质与养生 李日琳
- p.48 建筑情缘** 美芝路上的黄金坊 虎威
- p.50 华语华文** 国家资源理念下的方言 汪惠迪
- p.52 星洲绿话** 翩翩彩蝶 花飞花 李喜梅
- p.54 艺术长廊** 何止于米 相期以茶 邹璐  
—— 访九旬书法大家徐祖燊先生
- p.59 文坛掠影** 回眸 齐亚蓉
- p.63 本土文学** 岛国 曾国评

师生三人。从左依次是柯木林、黄枝连和李元瑾



# 师生三人行 谈新华社会发展趋势

编者按：

2018年1月，著名学者黄枝连教授应南洋理工大学、新中友好协会、醉花林等机构的邀请来新加坡作了一系列的讲座。黄枝连教授是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创会会长、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创所所长，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1968年至1971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讲授“东南亚华人史”与“东南亚文化史”等课程，任教期间曾带领学生进行大量关于新马两地华族社会与历史的调查研究，撰写了近三十份学术报告，对本地的华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4年八方文化创作室将部分调查报告重新汇编成《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报告》出版。

1月23日下午，本刊特邀黄枝连教授，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创系主任李元瑾教授和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在宗乡总会就“新华社会发展趋势”展开座谈。李元瑾教授和柯木林先生是黄枝连教授的学生，当年都曾修读过黄教授在南洋大学开设的“东南亚华人史”的课程。师生三人，两代学者，都在华人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们对新华社会的发展有哪些真知灼见？本刊记者将此次座谈会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 师生三人话当年

问：三位学者都从事有关华人史的学术研究，黄教授是两位的老师，可否谈谈黄老师对二位开启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

黄枝连：应该说，李元瑾和柯木林这三十多年关于

华人史的研究是他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在新加坡的大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在他们的人生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的老师。在南大读书的四年中，也有很多老师，他们在很多老师那里得到指导、教益，对他们今后的发展有所帮助。不是因为某个课程、某个老师了不起的指导，

才有了后来的发展，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时我们在“东南亚华人史”这个课程上的相关活动，也是抄用别人的经验。在南大的东南亚华人史研究之前，已经有钟灵中学的老师和同学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和调查。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有自己的特点，但不能说一定是做了些什么了不起的、开拓性的工作，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样的教学活动给师生提供了一种方式，一个平台，师生之间可以有交流，慢慢地就做成一件事情。

**李元瑾：**我记得当时上“东南亚华人史”时，黄老师让我们选择写一篇论文，或者参与调查写报告，我是选择了写论文。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黄老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题为“康有为在新加坡的活动”的论文。他让我接触第一手资料，翻阅1900年上半年五份中英文报，用第一手资料写成了论文，这题目是以前没人做过的。这是我跟黄老师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因为研究康有为，所以就对当时接待他、保护他的邱菽园以及林文庆深感兴趣。当黄老师指导我的荣誉学位论文时，我的论文题目就是“林文庆与邱菽园：马来亚华族社会的两个改良主义者”。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就研究林文庆的思想，完全集中到一个人物，这是延续下来的。所以说我的华人研究起点还要从黄老师指导的大三那篇文章讲起。

此外，黄老师来南洋大学执教前，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考取硕士学位，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三年。他出现在南大时，还不到三十岁，我们和黄老师的年龄差距也不会太大。他给同学们的感觉就是很有冲劲，头脑很灵活，上课也很生动。师生之间有互动，除了田野考察和口述历史，他还会带我们去一些地方参观，请一些外面的学者跟学生交流，这些对我的影响很深，所以我很坦诚地跟黄老师说谢谢。当然一路走来有不少人的帮忙和提拔，一直到后来我到港大跟着王赓武教授读博士，我离开了大学后在初级学院教了19年书之后，还有热忱继续从事研究，这一个起点还是要肯定的。

**柯木林：**我跟李元瑾是同班同学，就我个人来讲，

在我大学的四年，我认为黄老师的确是我的贵人。大学毕业之后，另外一个贵人就是陈育崧，我跟陈育崧的缘分就是从黄老师开始的。当时我们上这门课的时候去参观天福宫，就是陈育崧来讲解的。那时候陈育崧给我们讲述天福宫的碑文，我当时觉得非常有意思，历史竟然可以是这么读的。当时也不知道陈育崧是谁，后来看过一些资料，才了解陈育崧原来也是个大家。我在大学里做了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办了一本刊物叫做《社会科学研究》，这本刊物出了六期。我请了很多名教授写稿，我记得当时找黄老师写稿，他说不要找名教师写，就好好找同学写，他们会写得更好。自从黄教授讲了这句话，我就找同学写了，同学用功写的文章，写得很扎实。

黄老师给我的影响就是带来的口述历史，还有田野考察。这两种方法到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在用。虽然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不是黄老师，是崔贵强老师，但我所用的方法还是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我当时就找了民信业的三大巨头：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这三个人的介绍者就是陈育崧，而陈育崧就是黄老师介绍的。所以说一个人的学术历程是有迹可寻的。

我20多年前就想写一本华人通史，但是时机不成熟，一直到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才在宗乡总会提出来，得到了理事会和政府的支持。这一本书就是集大成者，把在华人研究领域中有突出贡献的人都请来写稿，但最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找到黄老师，请您来写稿。

## 新华社会发展趋势

**问：**当年你们去做田野调查，研究当时的华人社会，那时的华人社会是比较传统的，今天想请几位谈谈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的趋势。

**黄枝连：**这个问题请他们两位先讲，因为我已经离开新加坡好多年了。

**柯木林：**如果是1965年为界限来讲，1965年之前的华人社会，就是祖父辈的那一代，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我为什么要研究华人史，因为这是我们的父辈、

祖辈的历史，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从这一点上来说，有一种亲切感。就像我父亲那一代，他就是把中国当成他的祖国，但是我的父亲也是比较识时务的，新马分家的时候，政府说要申请公民权，他就马上去申请，他没有观望。那个时候的华人社会是比较亲切的，虽然比较贫穷，但是比较有文化。

1965年之后你就会慢慢感觉到它的变化，但是真正发觉到这个社会已经变了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它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现在整个社会环境已经不一样了，宗乡总会做的工作就是逆水行舟的工作。新加坡整百年来都是外来力量的影响，再下来50年是否也是靠外来力量的影响，史家不做预言，在文化上，新加坡的前景不容乐观，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李元瑾：**我觉得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是受到国际的影响，这个是宿命，是不可避免的。新加坡历史一开始就受到东西方的影响，现在、将来都是。当然，它也受到所在区域环境和本身先天结构的制约。殖民地时代，它受东西方的影响，受中英的影响，中英两国分别在这边设立领事馆、华民政务司来争取华人的忠心，来推动他们的文化，他们也通过英文教育来栽培一些峇峇子弟。所以社会上很明显地分裂成峇峇和新客两个群体；文化上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兴趣，效忠意识上呢，有亲中的，有亲英的。在中英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下，整个华人社会是分裂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跟新加坡的关系疏远了，英国的势力也已经衰退，被美国势力取而代之。受冷战影响，以及区域上排华排共的冲击，加上内部多元种族的制约，新加坡华人社会面临着很多问题，华人的种族色彩，中华文化色彩，变成了他们的负担和束缚。

独立之后的一个变化就是效忠中国或英国的问题慢慢解决了，执政者致力于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建构，这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在国内外趋势的影响下，执政者采取一些去华化政策，本来是去中国化，不再效忠中国，现在是进一步去华化，希望实施大熔炉的

政策。华人社会因此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表现出来就是中华文化的萎靡，华文教育的衰落。

然后到了7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原来担心的东西尤其是周遭反华排共的情绪慢慢地淡出了，但执政者发现我们的西化太厉害了，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稳固性趋向松散，所以提倡三代同堂、儒家思想。70年代末知道华文教育会走向消亡，就选几间好的华校作为特选学校。1979年也推行了讲华语运动。随着建国初期淡化中华质性，以及讲华语运动取代方言，导致以方言为基础的华人社团逐渐萎靡。过去方言群分裂的态势呈现消退。华校没有了，影响华人社会分裂的教育因素也逐渐淡化。不过还存在大批的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他们会影响他们的后代，老师会影响学生，社会已经变成了不是受英文教育与华文教育，而是讲英语和讲华语的两个群体，这些分裂还在。

刚好碰上中国抬头了，各种因素加进来，华文华语的重要性增加了，讲华语运动本来是少讲方言，华人讲华语，后来就变成了讲华语跟经济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因素催促了华文教学的频繁改革。刚才木林所担心的，正是很多人担心的，因为好长一段时间把一些东西几乎快要连根拔起了，很多东西已经萎靡了，怎么样在短时间内把它恢复过来？

1990年代新加坡跟中国建交，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你可以说第一个阶段是英国影响力最大的，中间那个阶段是美国的影响力取代英国，现在还是继续发挥作用。再接下来的阶段，中国的影响力也大起来，这个影响力其实现在也在很显著地影响着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新移民进来了，新移民不是当年的劳工阶级，他们是有专业的，有知识的，这些人有一些是有很高的职位，这就让人想到当年峇峇和新客的分裂，现在就看到新移民跟土生新加坡人的矛盾。当年新客嘲笑峇峇西化或番化，峇峇则不满心在中国的新客来这里抢饭碗，现在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况。新加坡政府希望出去的新加坡人是效忠本国，然后他们又希望新移民效忠新加坡，这是矛盾的。所以我们以前的国家认同的分裂似乎悄悄



地回头，我们以前的社群分裂和文化差异也可能去而复返。如何面对和解决，是值得关心的。

如前面所强调，新加坡向来深受国际局势影响，在中国迅速起飞的时候，我们自然关心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准备、有敏锐的眼光？经过长时间文化土壤变质后，我们各领域是否有足够的文化底蕴深厚、能应变和创新的人才？这些都值得深省。

**黄枝连：**任何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以我个人来讲，我在过去10年写东西基本上用的是“1.0-2.0-3.0”的概念。1.0时代基本上是华人华侨也存在的时代，李元瑾研究的很多人物，基本上是在马六甲、檳城活动的，包括林文庆这样的人，他们是1.0时代进入到2.0时代的一批人。他们已经开始要跟西方的现代化接触，而且希望有贡献，有参加的一群人，林文庆可以作为一个例子。那么柯木林所研究的，已经从1.0进入2.0，新加坡共和国是2.0的产物。什么是2.0？就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占绝对优势的时代。2.0时代最重要的国家是英国，英国18世纪就到印度去了。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在加尔各答，然后向外发展，横过印度洋，到了缅甸的仰光；下来就到檳城、马六甲，1819年发现新加坡，在广府人和闽南人的帮助下，又到澳门去，在澳门定居，在澳门研究中国学问。

在英国人统治的地方，华人华侨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从檳城开始，然后到马六甲，再到新加坡，再到澳门。在占领新加坡之前，英国派了很多人，对这个地方的地理、水文、岛屿做了研究，然后他发现新加坡岛附近的海峡是一个最好的海峡，所以他才下定决心要占领新加坡。新加坡海峡缩短了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的时间，新加坡因此跟中国发生新的关系，也因此跟东北亚，包括日本、台湾发生新的关系。所以这个是2.0新加坡的开始，那么到了新加坡共和国的建立，可以说是2.0的一个高潮。1.0时代的华人华侨在马六甲、檳城、巨港都很活跃，他们都是小传统的人，都是从农村出来，文化水平很低，根本不知道他们可以跟英国人争取些什么。

新加坡共和国的产生是一个艺术，我们可以说新加坡是2.0时代的一个优秀生。前总理李光耀的很多做法是有他的必然性，现实性和合理性。他是受英文教育的，对英国文明没有反感，但是他不可能完全接受英国人的那套。到最后，取代英国人的就是美国人，美国是新兴的势力，整个亚洲在1950年以后，也就是二战之后都是美国人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外交政策是与美国取得协调。1970年代之后，中国也跟美国妥协，建立中美关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这个因素，中国根本不可能成功。

现在进入3.0，它不再是一个英国人的时代，是一个后西方主义，或者说非西方主义的时代，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知道，总之美国人的那套东西不必排斥它，但它不再是超乎寻常了。比如说新加坡今后怎么办？必须重组对美国、中国、日本、澳洲等国的关系。新加坡还没有走进3.0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新加坡还没有意识到他有一个走向3.0时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内部的华人之间，华人跟印度人之间，华人和马来人之间一定有很多东西需要重组，必须有这个意识，先进行重组，然后才有办法处理这些关系。

**柯木林：**我在编《新加坡华人通史》的时候，感觉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很有文化，它是一个文化重镇。比如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学生们都积极办刊物，现在哪里还有？新加坡建国之后的最大成就是经济成就，但是在文化建设上，我个人认为该打不及格。经济成绩只有当代人知道，可是文化的力量会一直传递下去。明年将迎来新加坡开埠200年，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新加坡的文化定位是怎样。当年新加坡开埠100年时，殖民地政府成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当时的思想就是要为后代留下一份文化遗产，最后筹建一所学府，编了一部《新加坡百年史》。现在到了新加坡开埠200年，我们应该想一想留下哪些文化遗产。宗乡总会已提议把《新加坡华人通史》翻译成英文，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留给后人。

(整理·欧雅丽)



# 凝聚、开放与融汇 新世纪以来的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



文·曾玲 图·编辑部

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基于新加坡政府鼓励各种族在强化国家认同基础上保留本民族语言、文化与传统的政策，华人宗乡社团被赋予传承“华族语文、文化与价值观”的新功能，从而开始其在新时空情境下的调整与转型。

新世纪以来，新加坡政府继续实施“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之国策，同时因应新形势而有新的政策思路与内容。在对宗乡社团与华族文化的问题上，政府的态度更为积极，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鼓励”姿态进一步提出“要与华人宗乡社团合作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为此，政府官员深入各类宗乡团体推动并参与华人社会文化活动。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的“传统文化”理念开始进入新世纪国家文化建构的政策框架之中。在政府所规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清单里，华族传统艺术、节庆习俗、民间信仰仪式等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换言之，在政府的认知

里，与华社相关的文化与传统已不仅属于华族、同时也是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项影响华人宗乡社团的重要政策是政府对“多元文化”与“种族和谐”的强调与相关政策的推行。“多元种族”与“种族和谐”是新加坡的国策。本世纪初的“911”事件，使新加坡政府更为重视反恐与国内以及同邻国之间种族关系的处理。面对世界各地与亚细安区域反恐的严峻形势，新加坡应对策略的重要一环，是以强调“多元文化”与“种族和谐”理念进行全民动员。政府除了在全国各选区设立“族群互助圈”、“种族和谐圈”、提倡各宗教庙宇间的互相拜访等外，还在2002年设立“族群和谐基金”，鼓励新加坡人民相互了解友族的文化习俗等。2013年，经国会拨款委员会的辩论，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再次拨款500万新元设立“种族和谐基金”，资助民间非盈利团体、院校及个人，推展各类可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的计划。

在此次辩论会中，议员们提出了一个处理新加坡种族和谐问题的思路，那就是让“政府后退”、由社会“由下而上”自动自发地促进种族和谐，鼓励民间社会主动承担维护国家种族宗教和谐的重任。有鉴于此，政府官员呼吁华人宗乡会馆与“全国族群与宗教互信圈”和“国民融合理事会”合作，“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扮演文化桥梁作用，让各族同胞相互交流理解”，“为增进社会和谐与推动文化交流尽一份力”。在上述政策导向之下，作为新加坡重要的民间力量，当代华人宗乡社团在传承华族文化与价值观之外，还被赋予促进种族文化交流与和谐共处的社会功能。

受制于新时期的时空变迁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当代华人宗乡社团在继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调整与转型的同时，也在运作内容与社会功能等诸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 凝聚社团与强化宗乡社群的历史记忆

凝聚社团与强化宗乡社群的历史记忆，是新时期的华人宗乡社团延续转型趋势、进一步摆脱新加坡建国前期被边缘化困境的重要运作内容。

### 其一、重修或重建会所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掀起一股重修或重建会所的热潮。笔者收集的资料显示，最先展开会所修建工程的宗乡社团有福建会馆与应和会馆。2003年福建会馆新大厦落成、应和会馆重建“应和大厦”竣工。自此之后直到2017的上半年，据笔者不完整的统计，至少有以下会馆、宗亲会等进行重修或重建会所的基建工程。如厦门公会、曾邱公会、九龙堂林氏大宗祠、莆田会馆、延陵吴氏总会、白氏总会、卓氏公会、永春会馆、南洋普宁会馆、惠安公会、新加坡潮州西河公会、李氏总会、清远会馆等。此外，一些华人宗乡社团管理的庙宇和坟山如南安会馆所属的凤山寺、广惠肇碧山亭公所与其内的福德祠、丰永大公会的“三邑楼”等也展开重修或新建工程。目前这股会所基建工程的热潮仍在持续中。

### 其二、设立文化馆、文物馆、文化中心及博物馆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政府“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对华人宗乡会馆保留社群历史的鼓励，以设立文化馆、文物馆、文化中心及博物馆、文化廊等形式来记

录、保存与社团及其所属社群相关的历史与文化等，正在成为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运作的另一新趋势。综合各类相关报道，自2013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短短三、四年里，至少有以下华人宗乡会馆的文化中心开幕：

2013年7月，冈州会馆耗费30万元设立的文化中心正式开幕。文化中心将四层楼的会馆会所开辟为四个展厅：会所一楼展示广东新会人的故事；二楼展示粤剧世界；三楼是会馆的演武厅，展现冈州的国术、醒狮与沙龙的魅力；四楼则是民俗文化展厅，展示冈州飞车队与关公信仰。

2013年，新加坡颜氏公会设立文化馆。该文化馆以时间为主轴，从中华文化中的孔颜文化与颜氏宗亲在南洋的奋斗两个层面，展示颜氏在历史长河中的壮丽篇章。

2014年，丰永大公会以“圆楼”形式重建“三邑楼”，并将该楼作为客家文化中心与博物馆。重建的“三邑楼”举办各种活动，向国内外介绍原乡客家文化与新加坡客家人的奋斗精神。

2016年5月广惠肇碧山亭理监事会通过决议，正式决定筹建文物馆。设立文物馆的目的在于保留作为广惠肇三属总机构的该坟山组织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与文物，进而弘扬中华文化与华人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的奋斗精神。

2017年2月，福建会馆设立的“文化廊”开幕。据福建会馆会长蔡天宝所言，“文化廊”展示了福建会馆在历史、教育、文化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发展与工作，并以现代化的设计，打造一个具有动感的文化教育空间。他还指出：“设立文化廊的意义，除了记录福建会馆的成长历程，更重要的是要以前瞻性的姿态，展示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

值得提出的是，目前新加坡还建有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化中心”与“华族文化中心”。“中国文化中心”历经五年建成，于2015年11月7日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共同揭幕，成为新加坡民众了解中国与认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华族文化中心”则由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发起设立，但经政府拨地并提供大部分财政拨款兴建。这座耗资一亿一千万的“华族文化中心”目前由担任宗乡总会会长的蔡天宝担任主席。他在2017年5月19日举行的开幕仪式致辞中

表示，中心将和学校、文化艺术团体、机构与个人合作，在承继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融入更多趣味元素，吸引更多人接触华族文化。

上述涉及社群内部事务的运作，对于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重振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团会所的重修或新建，有助于解决与提升宗乡社团的经济实力。

作为民间性质的华人宗乡社团，不论是在移民时代的兴办华校、医院、坟山等项、还是在当代传承与推展与中华文化相关的各项会务、以及维持社团日常活动等运作，都需要足以支撑社团经济运作的财务系统。从殖民地时代到建国以后，华人社团运作所需经费均主要由华人社团及其所属社群自行解决。而将部分会所出租以获取租金，是华人宗乡社团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一社团经济的积累模式从移民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从报刊、会讯等的报道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数十年，众多宗乡社团重修、扩建、新建会所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解决社团未来运作的经费问题：如延陵吴氏总会扩建会所，是“为公会创收入来源，以作为活动经费”、林氏大宗祠扩建两座大厦，“为宗祠带来稳定收入，长久解决活动经费短缺的问题”等等。因此，新世纪以来华人宗乡社团掀起的重修与新建会所热潮，具有提升华人社团经济实力与财务运作系统、为社团未来的发展打下扎实经济基础的重要功能。

各类宗乡社团会所修建工程与设立文化馆与文化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强化宗乡社团及其所属社群的内在凝聚力。重修或新建会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所需款项，少则数百万元，多则需上千乃至数千万新元。从相关报道可见，这些款项绝大部分来自会长、理事等社团领袖的捐款与社团在所属宗乡社群中的筹款。这需要大家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方可完成巨额基建款项的筹集。因此，透过会所的重修、翻建或新建，无疑有助于社团及所属宗乡社群的再凝聚。

另一方面，各类宗乡社团设立的文化馆、文化中心等虽各有特色，但所展示内容均具有两个主题。其一，伴随移民南来而传承自祖籍地的原乡文化。其二，华人在新加坡的发展历史与奋斗精神以及对未来展望。换言之，承载社团及所属宗乡社群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馆、文物馆、文化中心、文化廊等，具有唤起、强

调与强化社群的历史记忆与内在凝聚力及认同感的重要功能。

## 开放与融汇

开放与融汇，是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运作的另一重要内容与特点。所谓“开放”，指的是当代华人宗乡社团的运作具开放性，其会务内容开始跨越社团与所属社群，向包括非华族在内的新加坡社会开放。而“融汇”则是指在国家认同前提下，华人宗乡社团主动将其运作内容与新加坡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相结合。综合报刊报道、社团会讯等相关记录，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具开放性的运作内容涉及内外两个方向。

在新加坡，跨越社群边界向包括非华族在内的新加坡社会开放，已成为当代华人宗乡社团会务运作的一大特点。以福建会馆与天福宫为例。自2007年以来，福建会馆每年从农历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在天福宫举办面向全新加坡的中华传统新春民俗文化活动。另一项面向新加坡的会务活动则是在天福宫举办的祭孔仪式。2009年农历八月二十七，福建会馆首次在天福宫举行集体读经与隆重的祭孔仪式。该次活动的参与者来自全新加坡，达3000多人次。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宗乡社团对新加坡非华族社群的开放。有关华人社会与非华族社群的文化交流，自上世纪90年代中叶已见诸华文报刊的报道。随着形势的变化与政府政策的鼓励，进入新时期的华人宗乡会馆，以开放会所与庙宇、以及在展开的活动内容中加入华族以外的多元文化元素等方式，更加积极主动地与非华族社群进行文化交流与互动。例如，福建会馆欢迎并接待马来社群访问会馆与天福宫。广惠肇碧山亭开放会所，欢迎淡滨尼社区种族和谐圈访问团。到访参观的该团一行四十多人中，包括华人、马来、印度等不同种族的成员。南洋普宁会馆在新厦开幕仪式中，其会长郑重宣布，会馆将开放会所，供各种族宗教团体使用。2012年新加坡六桂堂在新加坡举办第三届世界六桂悬亲大会。该社团在会议节目内容的安排上，除了有华乐、舞狮舞龙等外，还有印度族的舞蹈与马来民族婚礼的表演。

在新加坡外部，宗乡社团的开放主要涉及华人祖籍地与祖籍国中国、亚细安区域、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区与社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新加坡华人宗乡

社团逐渐与祖籍原乡重建社会文化联系，制度化地参与或主办世界海外华人社团恳亲联谊大会。新世纪以来的数十年，华人宗乡社团一方面延续既有做法，以“宗乡文化”为纽带，透过举办或参与世界海外华人社团恳亲联谊大会，强化与包括祖籍地在内的中国、亚细安区域及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社会文化关系。例如，在2012这一年，福建会馆举办有69个国家及地区的闽属社团3300多人参与的“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苏氏公会举办“第九届世界苏姓大会”、新加坡六桂堂举办“第十二届世界六桂恳亲大会”。在2014年，中山会馆主办“第十届世界中山恳亲大会”、南安会馆承办“第十二届世界南安同乡恳亲联谊大会”等等。另一方面，华人宗乡社团的跨国会务，已从既有的联谊性质的活动内容，逐渐进入跨国合作展开中华文化活动的新阶段。一个很有意义的个案是福州会馆举办的“全国小学现场华文创作比赛”。该项比赛自1995年首次举办后，到2007年5月20日已经连续不间断地举办了23届。比赛的举办规模则从新加坡数十所小学的数百名学生参与、发展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汶莱、中国福建的福州、屏南、古田等跨国跨地区、有数百所小学与数千学生参加的大规模文化盛事。

在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调整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个新趋势是更加主动与积极地关注与参与国家重大事务，将其会务运作的内容融汇到新加坡社会文化的发展之中。

如上所述，“多元文化”与“种族和谐”是新加坡的国策。作为重要的民间力量，新世纪以来的华人宗乡社团响应政府呼吁而展开的与非华族的互动与文化交流正在趋向常态化，成为未来宗乡社团会务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不仅有助于新加坡的种族和谐，亦可促进中华文化多元种族社会的传播与发展。

另一方面，将华人宗乡社团的历史与文化作为新加坡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积极参与社团所在社区、市镇的社会文化建构，亦充分显示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社会与国家关注。以广惠肇碧山亭为例。作为广府、惠州、肇庆三属宗乡社群的总机构，广惠肇碧山亭在2003年开放会所、举办展览、让包括非华族在内的新加坡民众了解该社团和“广惠肇”社群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奋斗历史与为新加坡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与此同时，广惠肇碧山亭也配合政府规划，将其未来的发展纳入新加坡中市碧山新镇的整体脉络。为此，碧山亭不仅与一墙之隔的新加坡顶尖学府莱佛士书院、社区内



冈州会馆设立文化中心，会所一楼展示广东新会人的故事



福州会馆举办“全国小学现场华文创作比赛”，吸引了不少友族学生参与



新加坡卓氏总会于2015年重建会所，为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各种族各类社团互动与交流，在2008年还积极参与并推动“碧山市镇之旅”之展开。

再以新加坡南安会馆为例。该会馆地处水廊头社区。自本世纪初，南安会馆即开始将其会务纳入该社区的文化建设中。2016年10月9日，南安会馆举办成立90周年庆典与凤山寺建寺180周年活动。与以往庆典不同的是，会馆耗资18万元开展“会馆走入社区服务”的新行动计划。具体做法是在裕廊购物中心二楼举办“重阳爱心暖狮城”的关怀晚会，邀请新加坡南安籍五位议员各自所在选区的各族年长者、社区领袖和宗乡会馆代表，连同会馆所在的社区居民共2500多人共同参与晚宴与晚会，同时向五位议员所在的五个选区和会馆所在社区共六个选区各捐5000新元作为社区教育基金。根据报道，当会馆领导层提出举办“走入社区服务”计划，就得到理事与会员的大力支持，纷纷为筹办晚会捐款，所得的捐款数很快就超过活动所需的18万元款项。对此，南安会馆常务主席陈奕福指出：“南安会馆走入社区，为居民谋福利，是要加强会馆对社区服务的力度”，他对理事会和会员的鼎力支持非常欣慰。南安会馆走入社区的创举，使其获得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6年颁发的“优秀会馆奖”。2017年南安会馆继续在义顺南社区举办“重阳爱心暖狮城”关怀晚会，并提供款项捐助社区的公益慈善与教育等。

此外，华人宗乡社团也关注与参与其他与新加坡发

展相关的其他重大课题。如新加坡多元宗教和谐相处、中国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等等。

因应时空变迁和新加坡政府各项政策的影响，当代华人宗乡社团在延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调整与转型趋势的同时，其在运作内容与社会功能等诸方面呈现出“凝聚”、“开放”与“融汇”等三个显著特征。在华社内部，宗乡会馆透过强化社团与宗乡社群内在凝聚力，有助于进一步摆脱建国前期被边缘化的困境。在华社之外，当代华人宗乡社团的运作则具开放性，其会务内容开始跨越社团与所属社群，向包括非华族在内的新加坡社会开放。与此同时，新时期华人宗乡社团更为积极地展开跨国会务，并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全球华人社团联谊性质的活动内容，逐渐转入跨国合作展开中华文化活动的新阶段。在社会功能上，当代宗乡社团不仅被赋予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亦是促进华族与非华族文化交流重要的民间力量和沟通桥梁。

总之，当代华人宗乡社团对自身在新加坡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有充分的认知与自信，不仅主动向社会开放，透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展示华人对这片土地的贡献与奋斗精神，亦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将宗乡社团与社群未来的发展纳入当代新加坡社会发展与国家文化建设的整体脉络中。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安会馆举办“重阳爱心暖狮城”关怀晚会(2016)

# 渐离渐远的“文化中华”



文·严孟达

不久前，《联合早报》在不显眼的版面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香港电影明星李菁在家去世后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享年70岁。这则小新闻引起我几许的震撼。接下来几天跟同年代长大的朋友们见面，都不约而同的提到李菁之死。

李菁何许人？50出岁的人也许印象模糊，年轻人更不用说。半个世纪前，李菁的名字响遍东南亚，是不少人的偶像。她出道得早，演的戏却不多。她年轻时结婚不久，丈夫和母亲相继去世，从此退出影坛，身边再也没有更亲的人陪伴着。自资拍片也无法成就大事业，生活拮据潦倒。

1948年出生于上海的李菁，十几岁便考入当时华人世界每个少女向往寻梦的邵氏电影公司。17岁时，她凭古装黄梅戏《鱼美人》一鸣惊人夺得亚洲影后，人称“娃娃影后”，从此星运亨通。她成名得早，退出影坛也早，从公众的眼中消失后，她在影迷心目中留下的青春样子却成永恒。

本文不在于写她，而是我在《亚洲周刊》读到一篇题为《影后李菁之死与邵氏光辉岁月》的悼念文章后心有戚戚焉。文章写道：“……大到故事取材、主题设置，小到片场置景，邵氏公司由五十年代开始，在影片中建构出属于全球华人的‘文化中华’。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自成立以来便将观众锁定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人’，尤其是远离大陆的华人群体。”作者王夕子由邵氏所构建的电影王国引申出“文化中华”的文化解读，相当中肯地勾勒出60和70年代的东南亚华人的精神世界。

当年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不少还是第一代移民，像我这样移民的第三代，属“50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大多数接受华文教育，文化上的取向仍是一个文化上的中国，因为政治上的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跟东南亚华人社会已格格不入。邵氏电影大量取材自传统民间故事、古代历史情节，从古装戏到武侠片，都给华人带来新奇而又亲切的全新享受。早期取材自民间故事的一系列电影，如《白蛇传》、《杨乃武与小白菜》、《七仙女》、《花木兰》、《玉堂春》等等，以现代人的文化素养已拍不出旧片中那种特殊气质。邵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俊男美女，就是华人世界的“梦工厂”产品，然而，后

来VCD、DVD的出现，使到香港电影走向没落，“……邵氏电影凭借传统价值观维系的‘中国’也将永远在胶片上存留”。

2014年1月邵逸夫逝世，我在《联合早报》的漫步专栏写了一篇《邵氏出品必属佳作》的悼念文章，文中我说：“……当年(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邵氏的黄金时期，大多数人都是看邵氏影片长大的。我个人从小到念大学一直爱看邵氏电影，几乎每次看完一出邵氏片子从戏院走出来那一刻都是感觉很好。在以前的物质生活简单的年代里，邵氏影片能够给观众带来精神上的无限满足……邵氏就是旧时代的电影梦工厂，给几代东南亚华人织了‘中华梦’。邵氏的官方刊物《南国电影》曾是不少人的精神粮食，对读者来说，里面的电影介绍、剧照和明星照片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心灵慰藉力量……107岁邵逸夫在2014年1月7日去世，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到新加坡和东南亚华人社会都引起很大震荡，这位东方电影大王拍电影时在商言商，不断赚钱，也不断做善事。新加坡的邵氏基金早在1957年便已成立，为扶贫济困、教育、艺术做了巨大贡献。在华人圈子中，人们对他的称道，从影视业到慈善业，可谓‘万人景仰’，但有一点似乎为人们所忽略：邵氏通过华语影片在东南亚华人圈子里起了推广华语的作用，‘邵氏出品’风行几十年，使华语不再是中国北方的语言，华语给南洋华人带来很大的亲切感。这是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失去的几十年’中所没有做到而由香港这块讲广东话的弹丸小地所弥补，诚为时代一大吊诡。”当时我所说的“中华梦”，今天的年轻一代也许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民间文化的亲切感已很淡薄。这年头还有谁会去拍黄梅调的电影，还有谁会去看？

一个“文化中华”的精神世界已渐离渐远，我们已把自己当作完完全全的新加坡人，这是一个积极面，但也有它的隐忧，也许这也正是政府支持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初衷，但是，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很难脱离母族文化的根源，完全脱离了，就不成其华族文化了。

(作者为本刊编委主任)

# 我们需要 新移民的参与

## 访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



文·吴明珠(整理) 图·受访者提供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郭教授长期关心新加坡的文化与语言的发展，曾发表多篇与这两个主题有关的文章。在有关“新华社会的发展趋势”的访谈中，他以“移民”为切入点，与《源》杂志读者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吴：请问新加坡这20年来的移民情况是怎样的？**

**郭：**新加坡向来是个移民的社会。由于本地人口老化而且生育率降低，政府从90年代开始大量引进外来移民。根据198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新加坡每10年引进约一百万的外国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华族。而华族的外来移民中，马来西亚人数目最多，其次才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只是来自大马的移民，比较容易融入本地社会，比较不引人注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以闽粤地区的人居多。1990年代之后的新移民主要来自闽粤以外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和华北地区，语言和生活习俗差异较大。从80年代开始，每年更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中学生，在陪读妈妈的伴随之下来我国就读。他们当中许多念完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这里工作，成家并成为新加坡公民。可以

说政府自90年代之后，就有系统地引进移民，其中又以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为主。结果由于移民人数过多过快，造成人口结构失调，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以及2011年的大选。

**吴：新加坡的华族社群有些什么变化？**

**郭：**我国华族有多元化的特色，而语言背景是多元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教育背景的差异，早期华族社会一直有华校生和英校生的分歧。当年华校生的人数比英校生多，但是一般而言，社会地位不如英校生。两个社群在思想上明显地有差异，缺乏沟通。时至21世纪，这批华人多已年迈退休，在社会活动和经济上不再是主要的群体，这两个群体的对立差异也即将走入历史。

80年代开始英文逐渐成为工作和教育的主要语文，而且双语教育也达致相当程度的成功，华族社群内部的差异也减少了。长期而言，英语取代华语的趋势，怕是很难回转的了。

**吴：新加坡的华社会团体有些什么问题 and 契机？**

**郭：**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传统华社包括华文媒体如华文报，宗乡总会及其属下的会馆，中华总商会和各华文文



化社团。其中宗乡总会成立于1986年，自成立以来，一直肩负着带动华人社会、推展华族文化的使命，同时也在民间团体和政府之间扮演着协调的角色。根据总会提供的资料，新加坡目前大约有300多间会馆，其中有226间是宗乡总会的会员，其中大多是历史悠久的老会馆，目前都面临一个问题：旧的会员老化，要吸引年轻人参加不容易。其中重要的因素是语言。现在的教育政策取向双语化。如何以适合年轻人的活动吸引他们加入会馆是华社面对的一大挑战。

新移民从90年代开始成立自己的会馆，但数目不详，总会属下有9间，分别是华源会、天府会、九龙会、陕西会馆、山西会馆、天津会、江苏会、贵州同乡会、齐鲁会。此外，还有新移民组成的同学会。以我的观察，新移民在我国的文化领域，文学团体等等个人的参与程度很深，而且表现杰出。新移民在不同领域，开始积极参与。以宗乡总会为例，我们这本总会出版的《源》杂志总编谭瑞荣先生和编辑兼记者欧雅丽小姐都是新移民。

从华文语境的立场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需要新移民的参与。我这二、三十年来主持或参与不少讲座，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早期在讲座上发言的观众以年长的华校生居多，他们多少会在发问或发表意见时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埋怨华校生地位低，责怪英校生消灭华文等等。现在的讲座有新移民参与，他们一般在讲座以后会提问题，参与讨论。他们喜欢发表个人的意见，对讲座的主题有个人的看法。

新移民在华族人口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他们在各领域的参与肯定会增加，对本地华族文化的保留和发展将会有重要贡献。这批新移民有其文化背景、文化素养，有不少人多年来已经积极参与新加坡的文化活动，做出贡献。新加坡华族人口在50岁以上还有一批所谓的华校生，50岁以下就有了断层，而且逐年减弱。而补充接续这个断层的，正是90年代后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可以说是延续中华文化的生力军。新旧华族人口的互动和交流，未来发展会怎么样？如何融合，对华族文化长期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WE NEED THE INVOLVEMENT OF NEW IMMIGRANTS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Eddie Kuo Chen-Yu who is currently Academic Advisor to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told Goh Beng Choo his thoughts on the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He noted that in the 1990s, the rate of immigration increased in large numbers as a result of government policy. Among the Chinese immigrants Malaysian Chinese were the majority, followed by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early years immigrants from China hailed from Southern China. Those who migrated to Singapore after 1990 came from regions other than the South such as Jiangsu, Zhejiang and Northern China. From 1980s onwards batches of Chinese youths came over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and many of them completed university education, worked, settled down here and became Singapore citizens.

Singaporean Chinese is a diverse group with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In the early days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hinese educated Chinese and their English-educated counterparts was great, with littl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camps. However, in the 21st century members of these two groups have retired and no longer occupy a significant position either socially or economically. With English as the main official and working language and the succes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the gap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s closed.

The curr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comprises Chinese-language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and clan associations. There are 300 odd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of which 226 are members of SFCCA. The “new immigrants” have set up their own clan associations and nine of them are members of SFCCA. However, many clan associations face a problem of recruiting young people as older members age. Prof. Kuo has noticed that new immigrants have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local cultural and literary scenes and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Both Tan Ruirong, chief editor of Yuan magazine and Ou Yali, editor cum reporter of the same magazine are new im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anguage milieu, he thinks this is a good phenomenon and that their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are important. In the numerous talks and forums he has visited or taken part in in the past 20, 30 years, he has observed that in the early years, the audiences were mainly Chinese-educated people who would stand up and vent their grouses in strong tone, whereas the current audiences are new immigrants who would raise questions and take part in discussion after the talks. They are inclined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views about the topics covered. The new immigrants are an important segment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Their involvement in various fields looks set to increase. They are significant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hinese culture in the long run. What direction would they take and how they and the older local Chinese can achieve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and fusion are concern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先贤后裔。

# 回望祖先事迹 后裔眼中的薛佛记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文图·莫美颜

为了给历史补遗，薛志强和太太连惠敏契而不舍地搜寻有关薛佛记的资料。去年出席陈笃生后裔第五次家族聚会后，薛志强和太太决定到天福宫走一趟。天福宫是继恒山亭后19世纪本地福建帮的领导机构。当年兴建天福宫时除了陈笃生，许多成功的华侨都出钱支持。薛志强和太太在刻满捐献者名字的碑文上努力寻找。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在陈笃生名字旁找到了薛佛记的名字和他的捐款数额。碑文记载陈笃生捐金3074.76元，薛佛记捐2400元，捐款数额仅次于陈笃生，是碑文上两笔最大的捐款。碑文的详实记录，让他们亲眼证实薛佛记当年对

本地华社的贡献。

薛佛记(1793-1847)祖籍福建漳州东山人，生死都在马六甲。他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1828年创建恒山亭，带头领导当时还在形成的华族社会，后捐钱兴建天福宫。晚年回到马六甲，荣任青云亭亭主，一生致力于华人福利事业，是新加坡开埠初期华族社会的开拓功臣。

早期华商精英，交往密切，甚至联姻。薛佛记和陈笃生都是从马六甲南来的华社领袖，两家有交往并不稀奇。薛佛记的第五代孙薛允池娶陈笃生曾孙女陈莲娘为妻，两家结为姻亲。薛允池与陈莲娘的子孙后代便成

了陈笃生的后裔。薛志强是薛允池与陈莲娘的曾孙，因此有机会出席陈笃生后裔的家族聚会。那次聚会间接提供了薛家后人寻找祖先资料的线索。

## 努力发掘祖先历史

现年45岁的薛志强是薛佛记的第七代孙。1972年出生于马六甲，现为新加坡公民。1991年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升学，目前是本地一家外资银行的高级副总裁。自小在马六甲薛氏祖屋长大的薛志强，对薛佛记在马六甲的事迹了解得比较多，但对祖先在新加坡的贡献认识得就非常有限。

薛志强有一弟一妹，两人都在马六甲出生成长，对薛佛记在本地的事迹了解得也很少。弟弟薛志雄，现年42岁，他在本地念完初级学院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医科，目前在国大医院服务，是神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他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潞龄医学院(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担任副教授，并从事医学研究工作。薛志雄多次获奖，2008年和2014年获颁教学优异奖，2014年获得全国医学研究理事会(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颁发的高级临床医生科学家奖。薛志强和薛志雄的妹妹薛爱萍，在马来西亚高中毕业后，也到国大深造。现年41岁的她是一家资讯公司的项目经理，已婚，育有两名儿子。三兄妹的父亲薛贵明，现年74岁，是一名退休公务员，长住马六甲。



开埠初期新华社会最高领导机构恒山亭由薛佛记创建

**“薛佛记后人应该继续发扬祖辈的慈善精神。当务之急，是要让人们多了解薛佛记的贡献。在这意义上，后裔可以团结族人，组织一连串活动，恢复人们对薛佛记的记忆，提高薛佛记形象。我研究薛佛记多年，十分敬重薛佛记，愿意贡献绵力，共襄盛举！”**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

他对薛佛记在本地华社的作为知道得也不多。

薛家三兄妹的叔叔薛贵龙(69岁)，即薛佛记的第六代孙，1980年便到新加坡来，女儿恩聆，儿子志伟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公民。薛贵龙早年留学英国，是一名特许会计师，在本地经营会计公司多年。他也说，对薛佛记的事绩，他知道的也多局限在马六甲。

其实有关薛佛记的史料相当欠缺。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在《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一文中说：“19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中，薛佛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可是却不为一般学者所注意。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仅仅著录Si Hoo Keh名字，而把他完全忽略了。

杨进发的《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一文，也未提及薛佛记。1972年元旦，陈育崧在《南洋商报》发表一篇《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正式肯定了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从此薛佛记的事迹，才再重显出来。”

连惠敏发现，有关薛佛记的英文资料更少，他的生平事迹也不在土生文化馆(The Peranakan

Museum)展览之列。

虽几乎名不见经传，过去中峇鲁却有一条以薛佛记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可惜该街道发展为中峇鲁巴刹后，薛佛记路便从此成为历史，不过以薛佛记后人为名的永发街(Eng Watt street)及茂源台(Moh Guan Terrace)则保留着，与十几条以19世纪华社名人命名的街道一样，构成中峇鲁一道独特的风景。

薛佛记有6子11女。次子薛荣樾，是最早前往中国厦门经商的海峡侨生之一，“Eng Watt street”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四子薛茂源，曾负责重修恒山亭的重任，茂源台就是以他的名字所命名。

英文资料有限，就尝试从华文资料着手寻找吧！有华文阅读能力的连惠敏便以薛佛记的中文名在网上翻查这位祖先的资料，果然大有斩获。“中文网站上有不少薛佛记的介绍文字，单单柯木林先生就写了好几篇。”连惠敏说：“我们如获至宝，还跟柯先生取得联系，多亏柯先生的叙述和星散网上的资料，我们才得以拼凑出薛佛记在新加坡的一段历史，他的形象也清晰多了。”



薛贵龙说：从祖屋二楼下楼，一眼就看到薛佛记的这张肖像，所以对这位祖先一点也不陌生

薛佛记的后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仍继续发掘，并希望有一天薛佛记的资料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连惠敏说：“因为没有完善的记录，许多人都不知道薛佛记是谁，也不知道他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我们应该为他正名，把薛佛记的事迹记录在史册中，让更多新加坡人认识他，特别是年轻一代。”

为了填补历史空白，为了寻找自己的根源，薛家后人希望在柯木林的协助下，到薛佛记的祖籍地寻根问祖。他们计划年中或年底能成行。

## 马六甲祖屋的共同记忆

根据资料《东山薛氏家谱》的记载，薛家从第15代薛明绰开始就已定居马六甲。若以远祖薛一平为第一代，传到薛佛记已是第17代。换言之，到薛佛记时，薛家在马六甲至少已居住了三代，而薛佛记是在马六甲出生辞世的，可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峇峇。

马六甲历史街区红屋附近有一条荷兰街，原名为Hereen Street，意思是绅士街。18世纪荷兰殖民时代开始开辟，建筑物是又长又窄的荷兰式排屋，华人迁入后，融入了中国建筑风格，英殖民时代又添加了维多利亚式风情。荷兰街是马六甲峇峇的发源地，是峇峇文化的据点，是一条别具峇峇文化色彩的老街。当年薛佛记也曾在荷兰街置业居住，是荷兰街的街坊，63号是薛家的祖屋，77号是薛佛记自居的房子。

薛贵龙说，他自小就与哥哥薛贵明一家20多人同住63号屋檐下。那是一间三进式老房子，呈窄长形，面积约有四间本地旧式店屋的大小，大门门楣上挂一个上书“薛氏宗祠”的匾额，入屋后有一个屏风，入内是一个会客厅，两侧靠墙处摆放着椅子和茶几，墙上挂着中国古诗词和书画，再往内进，跨过门槛，左边是一道通向二楼的楼梯，二楼是卧室所在。楼梯的另一边墙上挂着薛佛记身穿白袍的巨幅肖像，家人下楼时，抬头便会看到薛佛记的画像。不曾与远祖薛佛记谋面的后人，因此便能天天与这名祖先“见面”，祖先的容貌就此深深印在薛贵龙的脑海中。

过了楼梯是天井，那是薛家小孩打羽毛球和游戏的地方。过了天井再入内就是供奉祖先的内厅了。厅内侧摆放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一侧墙上挂着薛佛记清朝官服的肖像，另一面墙上则挂着薛佛记母亲的肖像。此外祖

先神位前置放一张大供桌和一张小供桌，让人敬畏。

薛贵龙说，在祖屋居住的日子，逢年过节、祖先的忌日或是农历的每个初一和十五，一家大小都要到内厅来祭祖，而且不得儿戏。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就这样代代相传，根植薛贵龙心中。如今薛贵龙已皈依基督教，但每逢清明节他仍要一家人回马六甲祭祖，每年的农历新年也一样。他说：“这是不能丢弃的传统，也是强制性的家庭聚会，我希望这样的传统得以延续。”

根据薛贵龙的描述，祖屋的布局和摆设是19世纪南洋华人豪宅的典型，是早年富裕华侨生活的一个小缩影。

此外，祖屋还张挂绘述薛家从中国南来经过和在马六甲发展的画幅，是薛家子孙了解老祖宗事迹的重要根据。也许因为这样薛家后人对薛佛记在马六甲社会的贡献都有一定的认识。

说到马六甲祖屋，不但挑起薛贵龙许多尘封的记忆，薛家三兄妹也有说不完的话题，只因马六甲祖屋有着薛家后人许多共同回忆，而令薛家三兄妹最难忘的是农历新年前的大扫除。

虽是大户人家的后裔，战后薛家的帮佣已大幅减少，大扫除的部分工作就落在家中晚辈身上。年前他们得把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为红色方块土砖重新刷上白灰线条，用筷子和布擦拭屏风上雕刻凹槽的尘埃。这项大扫除往往要花上好几个星期来完成，以便老房子再现新气象，好接待前来拜年的亲友。

薛志雄和薛志强手头上都有祖屋的照片。对比恒山亭的录像带，两人都说，老家的地砖和建筑格式与恒山亭如出一辙，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无形拉近了他们与祖先薛佛记的距离。薛志雄说，这一发现让他们感觉格外兴奋。

可惜马六甲的祖屋已经拆除，而恒山亭也不幸在1992年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薛家后人的陈年记忆。



薛家几位后人接受笔者访问时合影。左起为薛志强、连惠敏(薛志强的太太)、薛贵龙、薛爱萍、薛志雄、薛志伟(薛贵龙的儿子)

## 以祖先对社会的贡献为荣耀

受访的薛家后人都以薛佛记的一生事业为荣。

薛志雄说，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新加坡开埠后南来发展。取之社会，用诸社会，薛佛记在新加坡发迹后，创办了恒山亭，团结漳泉侨民，帮他们解决问题，并让逝世者得以善终。兴建天福宫时他也慷慨捐献，回到马六甲后，又担任青云亭的亭主，继续为侨民谋福利。

他说：“薛佛记服务社会的精神，让我联想到从前美国的西部牛仔。”他们是18到19世纪美国西部的开拓者。他们充满热情不畏困难，富有冒险和吃苦耐劳精神，是开发美国西部的先锋。

连惠敏则说：“陈笃生创办医院，薛佛记创建恒山亭，前者照顾穷苦大众的医疗保健问题，后者关注弱势侨民的生活与身后事，这在殖民地时代，特别是开埠初期，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福利工作。薛佛记和陈笃生一样都为早期的新加坡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不仅薛家后人要追念薛佛记，国人也应该把这位先贤的精神继承下去，薛志强说：“明年新加坡庆祝开埠200周年纪念，是填补薛佛记历史的时候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2017年客工诗歌创作比赛前三名得奖者 (左起: Deni, Naive及Fitri)



# 化乡愁为诗情

## 我国客工圈兴起诗歌创作热潮

文图·吴明珠

**我** 国许多家庭都雇有女佣。如果你问一个家庭主妇她家的女佣怎样？假如满意的话她会回答：“我的女佣不错，她很厉害煮菜。”或者：“我的女佣很勤劳，她很会照顾孩子。”除了家务，很多雇主对女佣其他方面的能力都不清楚。

其实，在我国工作的女佣当中，有不少文化水平高，有文学才华的人。2017年新加坡客工诗歌创作比赛(Migrant Worker Poetry Competition Singapore)中荣

获前三名的都是女佣。女佣因此成为这一个常年创作比赛的焦点人物。

### 女佣诗人脱颖而出

来自印尼的女佣丹妮·阿比雅妮(Deni Apriyani)以诗作《更远》(Further Away)荣获冠军，奖金S\$500。丹妮27岁，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在我国工作4年。她刚来的时候一点英文基础也没有，连肚子饿要吃饭都不会讲。她

努力自修，最终竟能以英文写诗，令人刮目相看。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拿冠军。丹妮说：“我以英文诗参加比赛，因为我觉得直接写英文诗，效果会比让人家翻译我的母语诗好。”问她为什么在繁忙的家务中想到要写作？“我的生活很单调，没有人和我讲话，我感觉很寂寞。写诗让我觉得快乐。”丹妮也会写鬼故事。评审认为她的诗作感情丰富，所运用的比喻很贴切。精彩的句子包括：“你践踏我的肺”和“当我要那20颗星来点亮我生活中的黑暗时，你却夺走了她们。”丹妮目前在写一首新诗，内容和她心目中的理想有关。

2017年新加坡客工诗歌创作比赛参赛者多以母语创作，作品由一批文化界的义工协助翻译成英文。这一届的比赛一共收到107首参赛作品，其中80%的创作者是女性。作品入围的共9位，创作的语言包括：孟加拉文、淡米尔文、华文、泰加洛文、印尼文、缅甸文及英文等。比赛的评审包括华文诗人周德成，英文作家Amanda Chong及英文剧作家及导演Haresh Sharma。

荣获亚军的是30岁的菲律宾女佣奈薇·嘉诗康(Naïve L. Gascon)。奈薇的得奖作品是英文诗《然后》(and again)。奈薇在新加坡工作10个月，之前她在同一个雇主于香港的家帮佣，后来雇主被调到新加坡。住在香港那一段日子，奈薇经常和朋友到海上游泳，搬到新加坡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去游泳，很怀念那一段日子，因此触发她创作这一首诗。奈薇说：“这一首诗是我抒发感情的管道。开始我只是在面簿上发表第一段，后来一个朋友读了我的诗，告诉我有一项客工诗歌创作比赛，鼓励我去参加，我于是花一些时间把诗作延长，没想到竟得了奖！”她补充说：“这一首诗要表达的是女佣日复一日的刻板工作和她们对家人的思念。或许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女佣的心声。”奈薇得到S\$300的奖金。她爱上写作，一有空就写下她对生活的一些杂感。她表示创作给她枯燥的生活增添了活力和希望。

季军菲特丽·莉亚(Fitri Liyah)在印尼念到初中三年级，在新工作近两年。她的获奖作是《星期天，巴耶里峇的早晨》(Sunday Morning in Paya Lebar)。她说：“我的诗受到嘉奖我很高兴。写这首诗是因为我很想家。在这里工作，每个星期天我喜欢到巴耶里峇去，在那里我会碰见许多来自印尼的女佣，我们聊天，交换彼此的经验。”



孟加拉籍督工Zakir在客工诗歌创作比赛中连得两届冠军

## 客工展现多种才艺

2017年新加坡客工诗歌创作比赛在去年12月3日于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举行颁奖礼。当晚有好几项节目。除了19位作品入围的诗人朗诵他们的诗以外，一群参赛者还在Haresh Sharma的指导下表演一部长达20分钟的短剧。短剧题名《另一头》(The Other Side)。短剧的副导演是孟加拉籍的建筑督工扎其尔(Zakir Hossain Khokon)。在短剧中，一群客工在一位新加坡观众的观赏之下，为他们朗诵诗歌，表演歌舞，绘画及摄影。

扎其尔说：“我们要让人们知道客工不只能做肮脏的、有危险性的工作，他们也有创作才华。”当晚他们也发行诗集《远方的歌声》(Songs From A Distance)。这一本诗集是新加坡客工诗歌创作比赛负责人联同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及Potato Productions出版的刊物。Songs From A Distance收入31首前两年参赛者的作品。作者以她们身边女佣的遭遇为题材，有些则表达思念家人的情怀。《远方的歌声》在去年的新加坡作家节已举行了发布会。

新加坡客工诗歌创作比赛于2014年开始举行，至今已举办了四届。其实早在2015年和2016年的比赛当中，就有女佣得奖。2015年印尼女佣沙拉诗彦丝(M S Sharasyamsi)获得季军，2016年菲律宾女佣罗琳达·爱丝巴诺拉(Rolinda Espanola)和孟加拉籍的装修工友M.D. Mukul Hossine分享第三名。

2014年的前三名获奖者分别是扎其尔，船厂工友

Rajib Shil Jibon和印度籍建筑工人N.Rengarajan。41岁的扎其尔在2015年的比赛中再度荣获首奖。他的同乡Mohar Khan得二奖。2016年的首两名获奖人是孟加拉籍工地督工Bikas Nath和印度籍工友Palanivelu。扎其尔已出版诗集The River Reaches the Town和散文集Singapore Riots和A Love Story。他多年来为孟加拉大报Bangla Kantha报道新加坡的客工动向。

## 给客工一把声音

新加坡客工诗歌创作比赛的负责人是：许华吉·达思(Shivaji Das), Vishal Daryanomel, Gopika Jadeja, Noreen, Ting Mak Yu, Rolinda Onates Espanola, Ohim Rohimah, 于淼淼(Yolanda Yu), AKM Mohsin及Abhineet Kaul。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一连赞助三年。

许华吉说：“这一届创作比赛的反应非常热烈，参赛者的人数比过去多了一半，缅甸籍的客工也第一次参加。”最令我们兴奋的是入围者还积极地帮忙我们筹备颁奖礼的活动。”

39岁的许华吉是跨国企业Frost & Sullivan的管理咨询，经常出国公干。他出生于印度的阿萨姆邦，在新加坡生活12年。已出版三本书：Journeys with the Caterpillar, Angels by the Murky River及Sacred Love。第一本散文集的内容与印尼森林土族有关，第二本散文集写新加坡、孟买、首尔、摩洛哥等城市中的离散社群的生活，第三本分析尼泊尔各地兴都庙中的情欲雕像背后的象征意义。他说：“诗歌创作比赛的目的是给客工一个平台，让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他的太太于淼淼(34岁)是沈阳人，目前任职于万事达卡。淼淼曾连续两届获得金笔奖，去年获得华文短篇小说首奖，2015年则获得华文诗歌组二奖。每一年的客工诗歌创作比赛都有中国籍的参赛者。

## 客工受英文文坛的重视

许华吉说：“从2014年开始，客工作者已经成为新加坡文学界重要的一员。他们在这里工作，也展现他们多元化的创作才华。”

他这一番话一点也不夸张。除了参加比赛，客工(特别是孟加拉籍工友)也经常聚会讨论文学和写诗。他们会



Shivaji Das是客工诗歌创作比赛主要负责人

在周末到各书店举行作品朗读会，朗读会的场所包括BooksActually, Booktique和城市书房等。近两年的新加坡作家节(Singapore Writers Festival)主办机构都邀请他们出席。2016年一群孟加拉籍的诗人自费出版双语诗集Migrant Tales。曾当过客工诗歌创作比赛评审的英文诗人冯启明(Alvin Pang)说：“我很愿意帮忙他们，他们的才华让本地人了解到客工其实有比我们更深厚的文化背景。”冯启明主办的The Literary Centre曾经是客工诗歌创作比赛的赞助单位之一。

今年3月，另一批女佣在一间私人俱乐部发布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家，我们的故事》(Our Homes, Our Stories)。这一本集子收录28位女佣撰写的30篇短文。内容叙述她们在本地工作所碰到的问题：雇主非礼、虐待甚至对女佣施暴的丑事和女佣失恋的悲剧。



Our Homes, Our Stories由非牟利机构 Humanitarian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 (Home)出资出版。Home是一间为客工提供咨询服务、争取权益的义务机构。机构的义工协助女佣把故事写成英文，再由撰稿人Karien van Ditzhuijzen编辑成书。Karien是荷兰籍作家，在新居住多年。过去4年来她在Home为女佣开办写作工作坊，教导她们写作的技巧。

客工的作品也渐渐受到本地英文文坛的重视。2015年在本地出版的英文诗集 Get Lucky里，菲律宾女佣Myrna Eneria和Belen Esposito Repollo的诗作和我国著名诗人Edwin Thumboo及Felix Cheong的作品一起被收录。我国的英文书出版社Ethos Books于2016年为Mukul出版诗集《我是客工》(Me Migrant)。诗集的编辑是获奖英文诗人Cyril Wong。Me Migrant一共卖了1,500本。Ethos Books出版社社长方可弘(Fong Hoe Fang)在发布Me Migrant时说：“客工令我想起我们从中国南来的祖辈，他们热爱家乡，从来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和他们在这里的种种回忆。”我国促进本地文学作品的SingLit Station也曾为孟加拉籍的客工举办写作工作坊。

客工的创作风气也引起纪录片工作者的兴趣。电影工作者Upneet Kaur Nagpal曾拍摄一部有关客工诗人的25分钟短片Poets on Permits。另一位Vishal Daryanomel则拍摄Between Pudukkottai & Singapore，讲述得奖人N. Rengarajan的奋斗事迹。目前在我国服务的客工人数超过24万人。

许华吉已将客工诗歌创作比赛的范围扩大。他在吉隆坡举办三次以客工和难民为对象的比赛。他希望将来有机会在更多亚洲国家举行这一项活动。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TURNING HOMESICKNESS INTO POETIC PASSION

In the 2017 Migrant Worker Poetry Competition Singapore, domestic workers took the top three prizes, becoming the highlight of the annual competition. Indonesian maid Deni Apriyani won first prize with her poem Further Away while Pilipino maid Naïve L. Gascon took the second prize with and again. The third prize went to another Indonesian maid Fitri Liyah for her poem Sunday Morning In Paya Lebar. Deni wrote the winning poem out of loneliness and mundane life, Naïve wrote about swimming as it used to be her hobby when she was working in Hong Kong, which she now misses. For Fitri, it is her regular Sunday morning visit to Paya Lebar that inspired her to compose the winning work. On 3rd December 2017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the award-giving ceremony for the competition was held with the competitors presenting a short pla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dramatist Haresh Sharma. Songs From A Distance – an anthology of poetry by entrants in past competitions was also launched. Zakir Hossain Khokon who co-directed the play with Haresh said they wanted people to know migrant workers didn't just do dirty and dangerous work but were talented as well. The competition had received 107 poems written in Bengali, Tamil, Tagalog, Mandarin, Indonesian, Myanmar and English languages. 80% of the entrants are women. The judges are: Chinese-language poet Zhou Decheng, English writer Amanda Chong and Haresh Sharma.

The annual competition was first organised in 2014 and past winners are mostly Indian and Bangladeshi construction and shipyard workers. Zakir won top prize in two competitions. It is jointly organised by Shivaji Das, Vishal Daryanomel, Gopika Jadeja, Noreen, Ting Mak Yu, Rolinda Onates Espanola, Ohim Rohimah, Yolanda Yu, AKM Mohsin and Abhineet Kaul.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sponsors but the U.S. Embassy Singapore has been supporting it for three years. Shivaji stressed that the competition aimed at giving migrant workers a voice.

Migrant poets have been active in local literary scene, taking part in Singapore Writers Festival. They have been conducting poetry-reading at various bookshops such as BooksActually, Booktique and City Book Room. Besides Songs from A Distance, Our Homes, Our Stories- a collection of real-life accounts by maids- was also published with funds from Humanitarian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 (HOME) and edited by writer Karien Van Ditzhuizen, who has conducted writing workshops for the maids. SingLit Station has also conducted workshops to teach Bangladeshi migrants writing skill. Local publisher Ethos Books has published an anthology of poems by Bangladeshi worker M.D Mukul. The poems of two maids have been included in an anthology of poems featuring works by well-known Singaporean poets Ewin Thumboo and Felix Cheong. Film-makers Upneet Kaur Nagpal has made a short film about migrant workers titled Poets on Permits. Vishal Daryanomel has made Between Pudukkottai & Singapore which narrates the life story of Indian poet N. Rengarajan. Shivaji has organised three migrant worker poetry competitions in Kuala Lumpur. He hopes to organise such competitions in other Asian countries.



# 打造有“温度”的人民乐团 访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



文·沈芯蕊 图·新加坡华乐团

**新**加坡老城区的街景充满了南洋风情，色彩浓重而艳丽，每一帧都溢满南洋老电影的风味情致，一派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景象。而金融区的高楼大厦，高拔直指苍穹，其快节奏日程不输于任何一座现代化金融城市。古典与现代相交融，形成了新加坡的独特魅力。

新加坡大会堂就坐落在繁华忙碌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华乐团常驻于此。大会堂于1965年10月15日由李光耀总理主持开幕，成为新加坡著名的大型活动场所，并获奖无数，2010年12月被国家文物局(NHB)列为国家古迹。这是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且保留复古设计风格的建筑，已成为新加坡的历史坐标。

## 经历 翻新 修复

现今新加坡大会堂用时一年，大规模翻新修复，恢复大会堂原有设计，并增添无障碍斜坡走道，H形楼梯

扶手，方便观众行走，舞台木料和设计还原了当年大会堂的选材。新大会堂音乐厅的音响设备，是耗资360万新币，从美国Meyer音响公司引进的全新音响系统。新加坡大会堂是新加坡建国后非常重要的建筑，与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国家图书馆、国家剧场，并列为新加坡四大历史古迹。现今，因为道路改建等因素，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国家图书馆、国家剧场，都已在原址重建或迁建，而在原地进行翻新修复的就只有新加坡大会堂了。新加坡大会堂举行过各种重要的活动，“讲华语运动”便从这里开始。随着新加坡大会堂的修复完成，华乐团重返大会堂，在2018年将为所有热爱华乐之人献上精彩演出。

翻新后的音乐厅环境舒适，适合各类演出。其拥有最先进的音响系统和隔音科技，拥有长绒地毯和高靠背座椅，座位间隔宽敞，可容纳800多名观众。开阔的戏院型规划设计，全场无支撑柱，能让观众无论身处任何座位，都可以对台上的精彩表演一览无余。无论是会议活动或文



开阔的戏院型规划设计，全场无支撑柱

艺演出，大会堂音乐厅无疑是理想的场地。位于大会堂二楼的资料图书馆收藏了新加坡华乐团所有的演奏录音及出版物。贵宾休息室豪华又不失典雅，备有专用电梯和入口，远离聚众场所，不但可以让嘉宾独享尊荣，也让恭候及接待贵宾的工作，更为周到妥当。

尽管大会堂内部改头换面，装潢焕然一新，但其外观依然大致维持原貌，以保留其珍贵的纪念价值并突出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今，新加坡大会堂设施完备的礼堂和多功能厅，令其成为举办世界级活动的绝佳场地。典雅的音乐厅以其先进的声光设备和完善的排练器材，使之成为艺术与文化活动最理想的场所。新加坡大会堂由新加坡华乐团管理，乐团的愿景是推动新加坡大会堂成为本地最著名地标和各种活动、会议的首选地点。

### 温情 温馨 温度

对于现任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来说，新加坡华乐团从儿时开始就不陌生。小时候的记忆清晰而温暖，住在附近的他，还记得第一次听音乐会、第一次吃麦当劳，儿时记忆缅怀，年月岁月流转……现在这里成了他工作的所在地。何伟山受访时侃侃而谈。他在新加坡华乐团有近20年的文化艺术管理经验；他是新加坡华乐总会副会长；南洋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及音乐课程咨询



翻新后的音乐厅环境舒适，适合各类演出

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多个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文化贡献奖委员会副主席及晋江会馆青年团顾问。多年来，乐团以其高水准的专业演奏水平、科学完善的管理体制、丰富多元的新颖演出形式，成为乐团典范。作为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以推广华乐作为使命，从音乐总监到驻团指挥、演奏家、作曲家、无论涉及哪一个专业领域，他的行政管理团队都会参与其中，大家集思广益，努力打造出一个优秀的华乐团。

何伟山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来管理乐团。目前华乐团职员超过百位，开销庞大，乐团尽量提供优厚的薪金留住人才。他关心每一位成员，让大家有家的体验，从医疗福利到团员子女入学遇到的困难，他都一一尽力帮忙解决。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团员们愿意以乐团为家，真心付出。他还设立福利机制，每年提供每一位乐团成



新加坡大会堂用时一年大规模翻新修复，恢复大会堂原有设计



大厅的墙上，巨大的回字引人注目



售票处



H形楼梯扶手，方便观众行走

员100元新币的购票津贴。团员可以用来观摩、学习其他乐团的演出，这样既支持了本地的演出事业，也间接带动了市场上文化艺术的发展，一举多得。这些有“温度”的管理方式，成功地凝聚了人心。

何伟山在谈到管理之道时说：“要懂得艺术的管理和管理艺术。需要一个艺管人在以热忱为前提下同时具备理性与感性的管理方法。”“艺术的管理”主要强调管理的方式，即理性、专业的管理方式。“管理的艺术”在何伟山看来更多的是一个艺管人的“温度”所在，如何才能让一个乐团具备凝聚力，热衷艺术、充满活力？他将新加坡华乐团打造为“家”，并且是充满温情的“家”。音乐是人与人进行沟通的渠道，管理者要懂得扶持弱势群体，要有悲悯之心与恻隐之心，始终相信乐音至善，音由心生。

对于华乐团的未来发展，何伟山认为：“乐团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非常重要。如联合委约作品、建立曲库共享体系等，都可以有效推动华乐的发展，共享共赢，有利于乐团与华乐的发展。”

虽然华乐团每年的开销非常庞大，可这并不是门生意，不能单从票房数据定夺盈亏，公益演出提高的是人们的文化底蕴，素质、素养，单纯以数据说话不足以概括全部，要用心表达，不能没有生命的温度。华乐团每年都会举办筹款活动，有非常多的热爱华乐的人们慷慨捐助，在乐捐者名单里，捐赠85万新元以上的栏目条里，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那就是李显龙总理，何伟山觉得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总理会个人掏腰包捐款给华乐团，这不仅表达总理对华乐热爱，而且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华乐团的士气。

## 回家 回响 回顾

公益音乐会是新加坡华乐团自成立以来不遗余力去完成的一项活动。该音乐会能使华乐更贴近生活，吸引大众，让不懂音乐的人也能够坐下来欣赏音乐，爱上音乐。新加坡华乐团有许多贴近民众的音乐会系列，如：例常音乐会、午餐音乐会、户外音乐会系列、关怀系列、社区音乐会。无论你和家人在一起，还是与友人相伴，甚或独自一人，都可能与之邂逅。音乐能让人赏心悦目，带来听觉享受；音乐能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们的心灵；音乐抒发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

放松身心，就像回家的感觉。

新加坡华乐团在2018年新乐季，用“回家·回响·回顾”作为主题，带大家回到修复完成的新加坡大会堂，用心聆听，闭上疲累的双眼，享受一场真正的音乐盛宴。

新加坡华乐团属下还有一个组织——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该乐团是一支拥有超过90名才华横溢，年龄介于11到26岁的青年所组成的华乐团。乐团已被列入新加坡教育部支持的国家卓越计划之中，从学校发掘有潜质的人才，成为新加坡未来华乐的支柱，有卓越华乐才华的孩子在升学上也享有极大优势。2003年起，新加坡华乐团正式接纳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为属下青年华乐团，并于2004年举办了首场音乐会。2015年4月1日，乐团也正式归于国家艺术理事会管辖，由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支持。

笔者有幸聆听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于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呈献的年度音乐会《少年之锐2018》。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连同三位指挥，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音乐总监郭勇德、顾问叶聪和副指挥倪恩辉，演奏名作曲家的作品。

音乐会的第一段由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音乐总监郭勇德和副指挥倪恩辉带领青年乐团演奏赵季平的《飞

天》、饶余燕的《骊山吟》和王宁的《庆节令》。

音乐会的第二段由新加坡华乐团和两位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的成员：石礼晶(二胡)和陈欣宇(琵琶)呈献王乙聿的二胡协奏曲《蓝色星球 - 地球》以及赵聪的琵琶协奏曲《丝路飞天》。石礼晶自9岁开始学习二胡，15岁以优异的成绩考获中央音乐学院及南洋艺术学院联办的国际考级、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主办的考级两张演奏文凭。琵琶才女陈欣宇自8岁就获2012年新加坡全国华乐大赛琵琶少年组冠军、10岁获2014年新加坡全国华乐大赛琵琶青年组冠军。

最后，在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顾问叶聪的指挥下，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一同把音乐会带入高潮。两支华乐团联合演奏彭修文的《夏之夜》和《金陵交响乐之沧桑》。

音乐会在掌声中落幕，精彩的表演让人意犹未尽。笔者突然有一种感觉：人们可以通过声音来感知外界的事物，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上天赋予人类的这种感官，让悠长婉转，清越飘逸之声于耳际回响，这种感受真是妙不可言。散场后，沉浸在乐声中的人们，三两成群在夜晚的灯光里散开，延续和传递着狮城岛国那不断跳动的音符。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文化传灯。



# 饶宗颐教授在新加坡



文图·郭葶利

## 南征任教

据杨斌教授介绍，饶宗颐先生在1949年前主要从事传统中国文史方面的工作，比如编撰地方史志等，50年代后才开始潜心进行考古等现代学术研究。他将传世的文献和现代考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获得了国际公认的汉学界最高荣誉与奖项——法国“儒莲奖”。他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时间是1968年到1973年。届时，新加坡大学尚未和南洋大学合并，是如今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

1966年夏天，时任新加坡大学校长，同时也是新加坡著名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林溪茂先生给饶先生寄去了聘书。此时，饶宗颐先生正在法国巴黎

进行敦煌研究。据杨斌教授推测，他是为了完成手头的研究，所以一直到1968年才正式到新加坡大学上任。

可惜时隔多年，饶宗颐教授来到新加坡的准确时间已不可考，只能通过他所作的一些诗句推算出他是在秋季到的新加坡，且是在9月7日中秋节之前抵达。比如他1989年元旦在“新加坡古事记引”中说：“六八年之秋，余自香港于役星洲”，又在《戊申中秋夜月全食，鼓琴待月》一诗中表明中秋是合家在新加坡过的。

及至此处，大家或许会好奇饶宗颐教授为什么选择到新加坡执教？原因在于他此前执教于香港大学，而香港由英国掌管，他虽然学术成就卓越，奈何受制于自己中学的学历，只能做一名普通讲师，他自认为职位与学问不大相称；反观新加坡大学，给予他的职位既是中文系讲座教授又是系主任，为了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

**饶**宗颐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汉学家。他一生涉猎极广，不仅在古史、经学、楚辞学、敦煌学、目录学、方志学、考古学等领域造诣深厚，更对书法和山水画等均有研究，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国学大师。2018年2月6日凌晨，这位天才人物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年101岁。一时间，社会各界纪念他的文章、著作和讲座等层出不穷。

2018年2月10日，一场题为《饶宗颐教授在新加坡》的讲座在醉花林举行，主讲人澳门大学历史系杨斌教授详细介绍了饶教授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过程及前因后果，揭开了他与新加坡的渊源。现场听众除了有想进一步了解饶教授的好学之士，更不乏他当年的学生老友，可见饶先生对新加坡的影响之深，即便白驹过隙，仍铭记于众人心中。

会，也为了能有更好的平台开席传经、培养更多有志的学生，饶先生将眼光投向了新加坡。

## 来去匆匆

饶先生来到新加坡后，本地的华文及文化事业迎来了空前的兴旺，当时出版的书籍、报刊等中文水平俱有明显的提升。杨斌教授说，其实在饶先生任教新加坡大学的5年间，他实际有约一年半的时间都不在本地。

1970年6月，饶先生去台湾参加了古代画论探讨会；1970年9月到1971年6月，他在耶鲁大学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主讲先秦文字；1972年从耶鲁回来后，饶先生又去了印尼旅行；1972年年底至1973年5月，他担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大约1973年9月间，饶先生离开新加坡，回到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讲座教授兼系主任，离开的时间同样不可考，依然只能根据诗词推断是在中秋后不久。

新加坡大学的聘书时长为9年，饶先生短短5年便选择离开，并且这5年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本地，种种迹象似乎都说明他并不满意在新加坡的生活。引用饶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待不住是“地利”的问题。尽管在新加坡买房很便宜，太太、女儿也都跟了过来，但是新加坡不能使他的天性得到自由发挥，难以有所成就。

饶先生认为新加坡虽然提倡华文的学习和使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文化，是买椟还珠、存皮去骨的表现。这让他倍感压抑，仿佛身无长物，两手空空，失去了依托。也因为这样，他将自己在新加坡的第一个诗集命名为《冰炭集》，以示自己满腔热情来到新加坡，希望有一番大作为，结果却如炭入冰，不仅没能让火烧起来，反而几乎被浇灭了，最终黯然而归。

尽管如此，饶先生在新加坡期间仍参与了非常多的学术活动，写成了不少著作，达成了一系列成就。比如他积极参加了新加坡南洋学会和新社的活动，被聘为南洋协会的理事，在南洋学报和新社出版物上都发表了不少文章，新社也邀请他担任名誉社长；再比如他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开创性的甚至是经典性的研究，包括诗词创作，南洋史地和新加坡历史文化的研究等，出版了《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

此外，饶先生也研究了新加坡的文献，虽然关于新加坡的文献少之又少，但因为受到二重证据法的影

响，明白应将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考证古史，于是他立刻意识到金石文献、碑，尤其是墓碑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许多新加坡人都轻视的领域。于是

饶先生第一个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开辟了对马来西亚碑铭的研究。他亲自带学生去访碑、照相，收集了许多材料，为后来的研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正是在研究新加坡古事和碑刻的时候，他发现过去关于“蒲罗中”是新加坡最早中文古地名的说法靠不住，由此引发了1971年在《南洋商报》上的“蒲罗中论战”。

## 怀旧之心

杨斌教授认为，总的来说，饶宗颐先生虽然感觉在本地受到了限制，但新加坡对他来说仍是十分重要的。在新加坡的四、五年间，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南洋史地、新马历史、华人华侨历史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领域，使新加坡为饶先生继续扩展深化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材料、机遇、视野和灵感，也使得他的学问得以继续破釜前行。除此之外，饶先生还在本地结交了许多学友，同时深化了和一些老友的情谊，这些对于他都不无益处。

即便在离开新加坡后，饶先生也始终惦记着新加坡，惦记着新加坡大学。离开后，他曾数次返回本地参与活动，比如他曾在新加坡办过画展；又如1991年他参与了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国际汉学会议等。他也给新加坡的朋友、学生写过序言，给醉花林写过对联，给南洋学报、南洋学会多次题写书名等等，如此这般，足见饶先生对新加坡是有怀旧之心、颇有感触的。

三到五年时间对于人漫长的一生或许不算什么，却也足以留下无数不可磨灭的经历和体验，相信对于饶宗颐先生和新加坡而言，这几年都是宝贵且特别的。人活一世终究难逃一死，只有思想的结晶方能永存。我们要珍惜饶先生带给我们的研究成果，从中继续深入挖掘、探索。愿饶先生天堂路上一路走好。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杨斌教授

主讲人柯木林(左)和讲座主持人、南洋理工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郭根维(右)



# 三大家族与新呷两地渊源



文·张洁莹 图·编辑部

**新**加坡与马六甲同处马来半岛的西南岸，两地不单是在地理和生态环境上相似，两地的历史也是紧密相连，渊源深厚。2018年3月3日，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进行了一场题为《“青山一道同云雨”——从古庙碑刻看新呷两地渊源》的讲座，带领听众一起从马六甲的青云亭、新加坡的天福宫与凤山寺存留的碑文匾额中，探寻19世纪新呷两地华社主要领袖人物薛佛记、梁美吉、陈笃生与陈金声之间的关系，由此追溯新呷两地的历史渊源。本次讲座由国家图书馆和华裔馆联合主办，共吸引了近150人出席。

## 薛佛记与恒山亭、青云亭

新加坡开埠初期带来许多机会，从福建、广东、马

六甲、檳城四个方向的移民来到本地。其中，生在马六甲、祖籍福建漳州的土生华人薛佛记(See Hoot Kee, 1793-1847)，是马六甲移民的领袖人物。薛佛记到达新加坡，最迟在1826年左右。他在新加坡买了很多很好地段的土地。柯木林搜集了薛佛记当年所买的七块土地的资料。根据资料显示，薛佛记当中买的土地，大部分位于马吉街(Market Street)、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菲立街(Philip Street)附近，其中一块现在在大华银行大厦东侧。

后来，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生活，于是创办恒山亭、捐建天福宫。薛佛记在新加坡创立恒山亭(1828年始创)以照顾漳泉移民的丧葬事宜。恒山亭是初期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薛佛记是此机构大董事。柯木林指出，恒山亭道光八年匾额《福弥春秋》(1828



年)记载了这段历史,因为牌匾上刻着“漳均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可惜这块匾额在1992年5月恒山亭大火中烧毁。

柯木林也向我们阐述薛佛记在1842年返回故乡马六甲后所做的贡献。首先他将外祖父邱兴隆的神主牌移入青云亭,并接任青云亭成为第二任亭主。根据《梁美吉碑》(1848年)显示,青云亭第一任亭主是薛佛记的妹婿梁美吉(Neo Bee Kiat, 1787-1839)。1845年,薛佛记独资将四十几年未经整修的青云亭重修,立《敬修青云亭序》,也把马六甲早期的甲必丹郑芳扬及李为经的神主牌入祠青云亭,同时作《薛文舟纪梦碑》,碑中提到马六甲第二任甲必丹李为经和其子李正壕(又名仲坚1663-1708)继父亲任甲必丹。显而易见,这四块碑刻非常重要,若没有了它,就无法撰写马六甲早期华人史。1847年,他重刻了《捐缘木匾》作为历史资料保存。1847年薛佛记去世,葬马六甲三宝山,颇有华人“落叶归根”的思想。

### 陈金声、陈金钟与天福宫

1840年,天福宫建成后,逐渐取代恒山亭成为新加坡福建帮的权利中心,陈笃生、陈金钟及陈武烈祖孙三代从1840年至1915年相继成为天福宫的大董事,领导福建帮和华社60年。柯木林说,在这段期间,福建帮新华社会领导层曾出现过十年的真空现象。陈笃生(Tan Tock Seng, 1798-1850)辞世后,后继无人,儿子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当时还年轻,因此陈金声(Tan Kim Seng, 1806-1864)从1850年至1860年这10年间,代摄新华社会领导层,为日后陈金钟正式接管天福宫大董事铺路。

陈金钟是陈笃生的长子,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陈金钟的儿子陈武烈(Tan Boo Liat, 1874-1934)继任天福宫大董事后,重修天福宫。当年孙中山抵达新加坡时曾住在陈武烈的金钟大厦(Pender Road Golden Bell Mansion)。陈武烈也参与禁烟运动,与林文庆医生及殷雪村医生设立振武善社。而陈金声的儿子陈明水(Tan Beng Swee, 1828-1884)和长孙陈若锦(Tan Jiak Kim, 1859-1917)祖孙三代都对新加坡华文教育有很大贡献。根据崇文阁碑文《萃英书院捐题石碑》

记载,陈金声曾向崇文阁(1849年)和萃英书院(1854年)捐款。同时,陈金声也在薛佛记故世后继任青云亭第三任亭主。第四任亭主为陈明水,陈明水也是薛佛记的女婿。

柯木林说:“陈笃生、陈金钟、陈武烈一门俊杰,祖孙三人领导福建帮前后60年,创办天福宫、陈笃生医院,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热心公益,对新华社会的贡献值得一书。”

### 梁壬癸与凤山寺

根据1913年《重建凤山寺碑记》记载,新加坡南安人社群的祖庙凤山寺是由青云亭的首任亭主梁美吉的三弟梁壬癸(Neo Jin Quee)所创办。那此庙是何人设计与建筑呢?柯木林说,做研究时必须交叉参考历史资料。日前新加坡南安会馆捐给国家图书馆的凤山寺旧帐本,就揭示了有关凤山寺建筑过程的细节。

庆德会(Keng Teck Whay, 创立1831)是最早峇峇的组织,在庆德会会所(现为玉皇宫)内仍可以看到36名创始人的禄位。禄位中有梁赞元(Neo Chan Guan, 1804-1857)的名字,他是梁美吉的侄子,也是崇文阁的承建者。根据前面述及各家的婚姻关系,梁壬癸的兄长梁美吉是青云亭第一任亭主,也是薛佛记的妹婿。恒山亭大董事薛佛记的女婿陈明水,是陈金声的长子,三大家族之间有着姻亲关系。此外,庆德会是新呷华商互助会,也可说是马六甲峇峇商人集团在新加坡的联络站。这批来自马六甲的峇峇都与青云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好说明了“19世纪初期的新华社会是和马六甲华人社会分不开的”。

开埠初期,马六甲的青云亭和新加坡的恒山亭是新呷两地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柯木林总结说,早年新华社会也是呷华社会的翻版。通过联姻方式,薛佛记家族、陈笃生与陈金声两大家族及梁美吉、梁壬癸兄弟,编织了一个牢固的社会领导层网络。这三个家族的领袖人物共同包办了新呷两地华社。“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早期新华社会发展与今日新加坡的繁荣,都有马六甲华族先贤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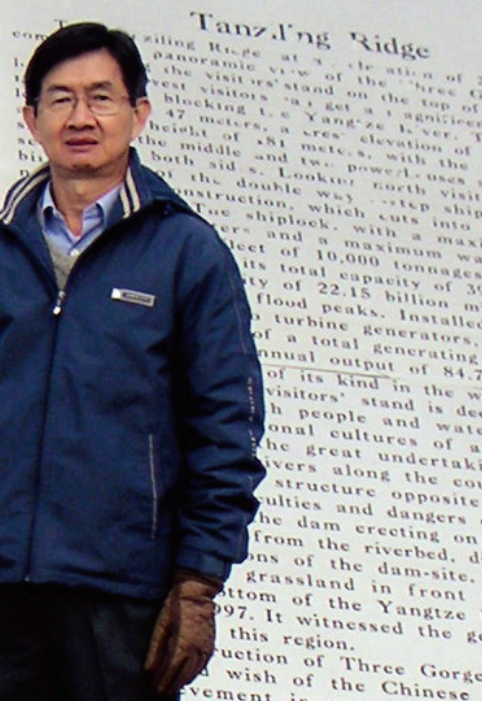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生)

总会专递

### 坛子岭揽胜

坛子岭，海拔262.48米，三峡工程坝区的制高点，是饱览三峡大坝全貌的最佳观景台。坛子岭顶，放眼远眺，巍巍大坝横亘大江；凭栏俯瞰，永又船闸尽收眼底。拦河大坝全长2309.47米，由18个坝段组成，坝顶高宽185米，最大坝高181米。从非溢流坝段组成的双坝段和分居两侧的发电厂厂房段及非溢流坝段组成的双坝段。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能有效滞蓄长江上游洪峰。三峡电厂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6台水轮发电机组，182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847万千瓦小时的年发电能力，堪称世界之最。

以人和水为主题的大型浮雕环绕观景台，饱含巴文化的丰厚底蕴，描画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治理江兴利除弊的伟大壮举。浮雕对面的混凝土四面用夸张的手法，寓意着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之难、之景区右侧的大坝基石，取自大坝扎根的河床，展三峡大坝优美风光。1977年，江截流工程在三峡地区地底奇石，发现于1977年。江截流工程在三峡地区地底奇石，发现于1977年。江截流工程在三峡地区地底奇石，发现于1977年。



# 写不尽的甘榜情

## 访《源》杂志2017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得主林锦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受访者提供

经过一年多的征稿、评选，《源》杂志2017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散文类）的评选结果于2018年2月27日揭晓，本地作家林锦的作品《鸭子之歌》从6篇入围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

作者林锦在《鸭子之歌》这篇散文中，追忆了儿时甘榜喂鸭、放鸭的生活片段。评审对其的评语是：“字里行间蕴藏着刻骨铭心的甘榜情，文字的画面感很强，且带着浓烈的乡土气息，而文末流露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则将文章主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林锦在受访时表示，他写散文和小说的题材多来自于农村和甘榜，因为从小生活在农村，题材来自于生活。小时候乡村地方都是种菜、养鸡、养鸭、养猪。许多题材在他脑海里多年，如鸭子的故事，一直没有下笔。尤其是母亲在2011年逝世以后，多年来非常想念母亲，而鸭子的故事离不开母亲。刚好《源》征求本土题材的文章，就尝试把它写出来。

事实上，自1960年代步入文坛以来，林锦一直热切而执着地用笔描绘着记忆中的童年生活和甘榜景物，先后出版了多本以甘榜生活为背景的著作，如散文集《园边集》、《鸡蛋花下》、《乡间小路》等。在甘榜长大的他，小时候在崇文学校读书。“在乡村生活20多年，谈不完也写不完。虽然乡村的生活比较穷苦，但这些生

活问题往往由成人承担，小孩子却快乐地玩闹，学习压力不大，在大自然的乡野环境里，男生们总是在池塘、果园、树丛、河流游荡……”在回忆甘榜生活时，他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从小对华文的兴趣，林锦渐渐走上了写作的道路，而谈不完的童年甘榜生活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宝藏。

谈到此次获奖，林锦说：“获奖纯属意外，我完全没想到。入围的其他五位作者，除了于枫我不认识，李龙、胡春来、齐亚蓉、陈晞哲都是很出色的散文作者。我用很平实的文字把事情写出来，可能题材的本土色彩比较浓厚，刚好符合遴选的标准。近年来我写小说、诗歌和文论比较多，散文相对写得少，也渐渐感到生疏。这次得奖，给我在散文写作方面的鼓励很大。也许，我会考虑多花一些时间写散文。”

《源》杂志自2016年设立“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四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鼓励本土文学创作。目前，已完成了小说、散文的征稿和评选工作，今年已开始征集诗歌作品。对此奖项，林锦也表示非常赞赏。他认为这个奖项鼓励阅读华文作品、奖励华文写作、提倡本土文学将会培养爱国爱土的意识。此外，只接受公民和永久居民参赛，也有助于培养本地作者。

大巴窑6巷第28座组屋旁的“石灰龙”游乐场



# 大巴窑 万丈高楼平地起



文图 · 李国樑

**大**巴窑(Toa Payoh)原本比目前的幅员要广阔得多。J. T. Thomson 1846年制作的新加坡海峡地图上标志了大巴窑(Toah Pyoh, 大片沼泽地)和大巴窑内(Toah Pyoh Lye, 大片沼泽地的深处)范围延伸到武吉知马路。对比了地形,大巴窑内就是现在的咖啡山。上世纪60年代大巴窑初建,中心一带有座“安祥山”,跟牛车水的安祥山(谢安祥)同名,原因是谢安祥家族安葬在大巴窑的坟山上。

大巴窑是继女皇镇后所兴建的第二个卫星镇,有设施完善的镇中心 and 邻里社区,每个邻区都有商店、巴

刹、工厂和学校,足不出镇便可安居乐业。

20世纪末,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所搬迁至民间创建的兴亚启蒙学校的原址。21世纪初,建屋局总部从红山搬到大巴窑的新大楼安家落户,使到这个地方别具历史层次感。

## 发展初期一波三折

如今的大巴窑有3万6000多户组屋单位,约11万组屋居民,早已从新镇转型为成熟市镇了。

柯位河在大巴窑基层服务多年,他的口述历史追述

了大巴窑初建的经过。当时政府决定发展大巴窑新镇来解决住屋不足的问题，但甘榜居民不愿搬迁，执意守护家园。有些居民出于对新居的生活空间缩小了，不能种菜，也不能养鸡养鸭，连过年才有鸡鸭吃的日子都被剥夺，感到十分愤懑。

1964年，时任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居民的要求都交到政府手里，总理公署和国家发展部联手，终于跟乡村住户达成共识。大巴窑赶上建屋局的第二个五年建屋计划，1970年已经发展成为10多万人口的卫星镇，有约六成的一房式与二房式组屋，其余多数是三房式单位。那时候的建筑工地到处可见俗称红头巾的三水女工，任劳任怨地挑起广厦千万间。

## 新加坡的芝加哥

叫人难以想象的是，新镇落成时竟然连个警岗都没有。私会党徒继续在老巢出没，9个月内就涉及200多起罪案，犯罪率在本地首屈一指。大巴窑没有芝加哥的繁华气派，倒像芝加哥那样血腥暴力，被贬为“新加坡的芝加哥”。

根据老居民反馈，从前双林寺后面金吉道(Kim Keat Avenue)的咖啡店和旁边的草丛，是私会党最猖獗的地方。谈判一旦破裂，遭殃的是咖啡店，家具雪柜都被捣毁了，晚上德士司机都不敢载客到此处。

该区的国会议员张润志和内政部联手，执行一系列

打击罪案的计划。警方加强力度扫荡区内的私会党，居民组织自卫队来弥补警方人手的不足，并加快公共设施的建设来遏制反社会的情绪。

关于自卫队，参与的居民接受培训后，分组轮班四处巡逻。这支70年代中叶才解散的民间组织运作了十多年，1964年成立时是为了马印对抗。当时印尼反对新马合并，派遣特工进行恐怖活动，巡逻是为了及早发现可疑人物。

## 老街坊的成长岁月

博物馆的义务导览员谢丽平在大巴窑度过成长的岁月。母亲买下大巴窑五巷的转售三房式单位，入伙前看到铝制的折合窗和大门都有被撬过的痕迹，吓得赶紧将锁头换掉，装上铁花窗。虽然私会党早已受到控制，但路过邻里咖啡店，总觉得被许多双眼睛紧紧盯着，因此总是来去匆匆。附近大牌12座发生过两起轰动社会的“大巴窑杀童案”(1981年)，使她们更加心慌。当时林宝龙连同妻子和情妇将两名儿童诱拐上门，以他们的血液祭神，再将他们杀害。后来三人全都被判处死刑。新闻登上头条后，孩童失踪的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见到孩童的头颅吊在桥头等，警方还必须忙着辟谣。

对丽平来说，在培道中学念书是最快乐的时光。培道每班只有20多人，同学们的关系格外密切。每当有校级排球比赛，全校师生都到大巴窑体育场为校队打气。



1973年的大巴窑中心，高耸的组屋为东运会选手村



那个时候华校已经过度到国民型学校，星期一、三、五升旗礼后，同学们以英语念信约，星期二和星期四则用华语。学校的老师过去惯用华语，虽然改用英语教学，下课后还是以母语跟同学们交谈，缔造了名符其实的双语环境。

校舍旁那一大片草丛就是早期私会党相约格斗之处，蛇虫鼠蚁特别多。有一回上课时，有条小蟒蛇闯入课堂，卷着丽平的小腿，她张大嘴巴却喊不出口。反而是同学见到是蛇，惊吓得大喊大叫。老师同学各出法宝，才将小蛇赶回草丛去。

在培道念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校舍旁就是双林寺，考试前同学们纷纷到双林寺拜佛，考试过后就将烧香还神给忘了，到附近的“石灰龙”游乐场、大巴窑公园等地留下倩影，不然就到中心的大巴窑戏院和光前戏院看电影。这些大型的电影院都一度风光过，90年代面对录影带光碟等竞争，业绩一落千丈。如今大巴窑甚至没有电影院了。

退休人士安东尼小时候住在双林寺旁的村落，村前的惹兰大巴窑(Jalan Toa Payoh)是他和其他小居民赚外快的好地方。惹兰大巴窑老是淹水，豪雨来的时候，许多汽车都在“汪洋”中抛锚。他们帮忙推车，一辆一块钱，后来水涨船高，一辆两块钱，由伙伴们对分。车主碰到淹水都十分无奈，不介意支付这笔推车费。

乒乓好手杨赐福十岁时搬到大巴窑四巷。赐福表示第一批大巴窑组屋于1966年完工，最先从五巷、七巷和

四巷发展起来。大巴窑的一切对他这名原本住在芽笼的山芭佬都十分神奇，譬如家家户户都有厕所和冲凉房，告别了抢公共水喉和公厕的日子；电梯门竟然会自行开关，开门后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等。当时年纪小，总觉得大巴窑公园很大，瞭望塔很高，叫人乐不思蜀。

至于同样“大得不得了”，设有喷水池的大巴窑中心，民间有份参与建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通过民间力量来筹建公共项目，多名艺人在国家剧场演出，为兴建大巴窑中心筹款。

### 飞利浦：大巴窑的制造业标志

大巴窑居民的生活片段，我也曾经拥有过。30多年前我在大巴窑一巷的飞利浦(Philips)工作，大巴窑中心是跟年轻工友们流连的好地方，大巴窑体育场则让我们挥洒了无敌青春。飞利浦是新加坡第一家跨国电器企业，早在1951年已经进军新加坡，1970年代在大巴窑兴建大型收音机和电视机制造厂。公司设计了几套工作制服让员工挑选后，附近街道出现一片“蓝海”，工厂女工所展露的友爱与自信，打造了靓丽的风景线。飞利浦于五年前将这些娱乐业务全盘转售给日本公司后，“蓝海”也跟着消失了。

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飞利浦电视仍属新加坡的第一品牌。上司还说荷兰厂有人情味，不像美国公司“hire and fire”，随时炒鱿鱼，我可以放心准备养老。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这一切言犹在耳，两年间飞利浦电视机销

销量从老大变成老三。公司大幅度节省成本，优厚的花红没了，还在一年内进行了两轮裁员行动。虽然我没被裁，但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还是决定转业，向大巴窑告别。

## 大巴窑公园

早期的大巴窑公园最受欢迎的就是瞭望塔了，1973年落成时，刚好赶上新加坡第一次主办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的前身)。公园对面的四座点式组屋所组成的选手村，屹立在中心的四个角落。各国选手纷纷在瞭望塔留下人生风光的一页。

大巴窑公园属于那个年代的旅游胜地，游客和居民都喜爱到这里散步，年轻人结婚也到这里取景。摄影人士散布在公园的各个角落，漂亮的新娘子自然落入镜头中。当时摄影用的是菲林，一卷36张，拍了之后送去冲洗，对照片出炉充满期待。21世纪的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冲洗照片那种忐忑的心情。

至于大巴窑公园旁的体育场和游泳池，曾经是东运会选手们努力冲刺的地方。通过电视台直播赛项，居民见证了追逐体育梦想的过程。当时新加坡的奖牌一路领先，直到最后一天拳击赛时才被泰国超越。我们也见证了“友谊万岁”声中，圣火徐徐熄灭，曲终人散的一幕。有人说两年后将卷土重来，实际上竞技场上新人换旧人，很多体育健儿都无法在同样的场合再见。新加坡的游泳选手如陈丽燕、孙宝玲、杨玮玲、洪秉祥等在劈波斩浪中迎来许多掌声，多年以后，只有洪秉祥以教练身份继续活跃于泳池中。

## 莲山双林寺

大巴窑体育场不远处，就是繁忙的惹兰大巴窑公路旁宁静的莲山双林寺了，墙内墙外是世俗和脱俗的两个世界。

于19世纪末落成的双林寺由刘金榜出资献地，是中国以外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佛教禅宗丛林建筑群之一。刘金榜21岁离开福建农村下南洋，经营药材起家，后来在福南街(福南中心所在地)创立“福南银号”，提供贷款给华侨。清末国库虚空，清朝政府通过鬻官来争取外汇，刘金榜当上了二品官。中峇鲁的金榜路(Kim Pong

Road)便是以他命名。

中日战争爆发后，南洋的热血青年响应号召，成立了“南侨机工”，负责在滇缅公路上开大卡车，从缅甸输送物资到云南。双林寺就是训练这些机工的大本营。当时的住持普亮法师除了提供场地外，亦在双林寺办斋筵，为星华筹赈会募得大笔款项。

普亮法师成为日军検証的对象，英军战俘曾在樟宜海边目睹三名和尚被日军处死的一幕，他们可能就是双林寺住持和弟子。

## 龙的传人

若说早期在大巴窑长大的孩子乃“龙的传人”，应该不以为过。大巴窑以龙为主题的儿童游乐场少说也有四五处，大巴窑6巷第28座组屋旁的“石灰龙”游乐场名气最响亮，纽约的Flavorwire文化杂志将它列为全球15大最具特色的儿童游乐场之一。

1970年代初期，建屋局推出本地设计的游乐场，许延义是这些以龙为主题的游乐场设计师。到了90年代，建屋局通过海外供应商进口游乐设施，游乐场都铺上现代化胶垫。石灰龙则仍然屹立在沙地上，让大家记得以前的孩子就是滚泥沙长大的。



莲山双林寺建筑群

滚泥沙长大的孩子不会忘记飞利浦工厂附近的大巴窑医院旁，有间被篱笆隔离着的少女收容所。收容所的前身为保良局，1965年从约克山迁至大巴窑，运作了40年后再度搬迁。这些少年儿童或被遗弃，或误入歧途，或来自破碎家庭，或处于叛逆年龄，在导师的爱心感化下，重新融入社会。

大巴窑就是这样见证着社会的变化，过去的孩子成家立业，误入歧途的人士重返社会。从前的地标红颜依旧，只是新一代的眼光改变了，地标变得落寞。今天的大巴窑只剩少过百分之十的原居民，他们偶尔还会坐在中心的有盖梯阶上，孤独地缅怀着老时光。

**(作者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组特邀执委)**

####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志发，“百年古刹修行之路 莲山双林寺新气象”，《联合晚报》2016年11月28日。
2. 李静仪，“大巴窑 老镇披新装情难舍”，《联合早报》2015年9月28日。
3. 林志强，“安祥山”，咖啡山文史研究——武吉布朗墓碑，<http://bukitbrownomb.blogspot.sg/2013/01/normal-0-0-2-false-false-false-en-us-ja.html>, Accessed 2017年11月27日。
4. 吴庆辉，“‘芭’字怎解？”，新加坡文史达人，<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1435>, Accessed 2017年11月27日。
5. 谢丽平口述，2017年11月25日
6. 谢燕燕，“寻找双林寺抗日爱国僧人 普亮法师”，《联合早报》2009年6月28日。
7. 杨赐福口述，2017年11月17日
8. Bid to wipe 'Chicago' image off Toa Payoh, The Straits Times, 18 Oct 1970
9. Emily Temple, 15 Amazing Playgrou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ttp://flavorwire.com/284670/15-amazing-playgrounds-from-all-over-the-world>, Accessed 23 November 2017
10. Paul Wee, Gangs' reign of terror plan for Toa Payoh, The Straits Times, 27 March 1976, Page 9
11. QUAH Wee Ho 柯位河, 6 Sep 1993,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45-1965, Accession Number 001314, Reel/Disc 7, 00:29:45. Interviewer: Irene Quah
12. QUAH Wee Ho 柯位河, 1 Sep 1993,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45-1965, Accession Number 001314, Reel/Disc 5, 00:29:36, Interviewer Irene Quah
13. SIA, Lawrence, 23 Oct 2007,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65-1985, Accession Number 003244, Reel/Disc 6, 00:55:03, Interviewer: Patricia Lee
14. Toa Payoh Heritage trail, NHB August 2014

## Toa Payoh, witnessing the changing time

According to Plan of Singapore Town by John Turnbull Thomson (1846), Toa Payoh has a much larger piece of land than its present day. Toa Payoh was mainly forest and swamp, with a few scattered plots of plantations, covering Bishan, Caldecott, Novena, Potng Pasir, Bidadari and Bukit Brown.

In early 20th century, Toa Payoh was a squatter district, with a promine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rea. In the 1960s, it managed to catch the 2nd five-year building program rolled out by HDB and developed into Toa Payoh New Town.

According to Mr Quah, a grass root leader in the 1960s, the resettlement had never been smooth. There were various kampongs scattered around Toa Payoh while pigs and chickens were found all around. The pigs and poultry were reared for sale and for eggs. The poor villagers would only get to eat meat during festive occasion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as not pleasant by today's standard. One would probably step on all kinds of dung and droppings in the morning. The night soil buckets would be full of worms and smelly but residents used to all these. The attractiveness of kampong life style is none more than open spaces and freedom.

Because of that, residents felt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when they found out that the new HDB flats were much smaller and they had to confine themselves within the four walls. They could not even plant vegetables and rear chicken. They could not accept such life style changes.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visited Toa Payoh villages in 1964 and heard all the voices. Eventually the residents struck a deal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moved on.

Today, Toa Payoh has become a bustling town. Some of those flats built in the 1960s have been replaced with modern high rise accommodation. Befor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moved into Lorong 2. HDB relocated its HQ to the HDB Hub at the Toa Payoh Town Centre in 2002. These have added significant meanings to this Singapore's second oldest satellite town after Queenstown and the first to be built by HDB.

Stella Chia lived in Toa Payoh Lorong 5 before moving to Seng Kang some years ago. Her fond memories include studying in Pei Dao Secondary School adjacent to the Shuang Lin Monastery constructed in early 1900s, as well as the iconic Observation Tower in Toa Payoh Town Park.

Pei Dao was renowned for its prowess in volleyball, winning many championships at the national level. Because the class size was quite small with only 20 over students,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closely knitted. The whole school would march to the nearby Toa Payoh Sport Hall to cheer their school volley ball teams. Before exam, they would walk in to the monastery to pray for fortune.

Toa Payoh Town Park is best known for its 25m-tall Observation Tower, often featuring as a wedding photo spot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Observation Tower was completed in time for the SEAP game in 1973. For Stella, it was where she bond with her photoholic dad. She still cherishes those days and has developed the love of photography.

Yeo Ser Hock moved into Toa Payoh Lorong 4 in early 1970s. The town was infamous for its vice at that time, being home to some of Singapore's largest gangs. Because of its more than 200 crimes in less than a year, the media coined it as the "Chicago of the East" and the "Chicago of Singapore". Especially for Kim Keat Avenue behind Shuang Lin Monastery, it was a place where most taxi drivers would avoid at night. However, Yeo was not disturbed by the localised gang fights and break-in.

Another unforgettable landmark of Toa Payoh is probably the Philips in Lorong 1. The three factories had been producing radio and cassette recorders, televisions, tuners and DVD players for years. By 5.45pm in the evening, production workers would form a sea of blue wave, stepping out from the factory gates with smiling faces. They used their pair of diligent hands to unfold their futures. It wa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local scenes that never appear again.

# 树木与树人



文·尤今

阒静，是课室里唯一的声音。40名学生，化身为鸦与雀，全神贯注地振笔疾书。这项测验，旨在让学生进行一次总复习，在全年成绩里，它占了一定的分数比重。

我像一条鱼一样，悄无声息地在课室这一大缸“无形的水”里游走；眼睛呢，一刻也没闲着，像雷达一样往各处散发着信号。

学生的头颅，全都低低地俯着，心无旁骛地把脑中的思维倾泻在试卷上。我注意到其中一名学生吕俊宏(化名)，时不时抬起头来，神情不安地以目光阅读我。我不动声色地望向窗外，再用眼尾的余光去瞄他。果然，我的视线一转移，他便松开了原本紧紧地攥着的拳头，看看、抄抄；又看看，再抄抄；不过呢，他也挺有“危机意识”的，在争分夺秒地又看又抄的当儿，他也不忘时时瞥瞥我，确保我没有发现他的异常举止。

我走向他，他立马警觉地把拳头攥得死紧。我来到了他的桌旁，把嗓子压得很低很低地说：

“俊宏，答案在你掌心里，是吧？”

我的话，是一声惊雷，他脸上的血色骤然褪尽，像一张等待进入烘炉的发酵面团。他抬头看我，眸子里，深深浅浅的全都是惊慌与惊悸，幽蓝色的。

此刻，摆在我眼前的，有两个解决办法。

其一是公事公办，终止他的测验，向全班宣布他的“罪行”，然后，将他逐出课室，交给训育处。

如此一来，他肯定会被记过，大家也会知道他的作弊行为。丧尽自尊的他，日后也许会变得一蹶不振，彻底放弃自己。

其二是网开一面，警告之后，让他继续完成测验。

然而，如果在目前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放他一马，他或许会因此而养成侥幸的心理，以后，一有机会，便重蹈覆辙。





权衡得失之后，我当机立断地作了决定。

我考量的重点在于吕俊宏不是惯犯，这一整年，他都是按时呈交作业的好学生，智商与情商都不错。

他长得瘦瘦小小的，像根营养不良的小豆芽。有时，同学们会拿他来开玩笑。有一回，我在班上和学生们谈及童话的创作，有一名调皮的学生问我：“老师，白雪公主的七个小跟班，现在只剩下了六个，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摇头，他立刻戏谑地说道：“因为呀，其中的一个小矮人跑到我们班上来了！”全班哄堂大笑，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他。好脾气的他，不以为忤，咧开嘴，白白的牙齿沾满了闪亮的笑意。平常在班上，话不多，是那种把快乐和委屈都密密地收在肚子里的孩子。不过，由于他性子温顺随和，大家都和他相处得不错。

很难想象，像俊宏这样乖巧的学生，居然会在测验里作弊！

法律不外人情，对于一向循规蹈矩的学生来说，探究内在的原因，比按照校规来惩罚他来得重要。

我俯下身子，用蚂蚁般的声音附在他耳边说道：

“测验结束后，随我到办公室来。”

他张开口，可是，字字句句却都像强力胶一样粘在他牙齿上，他没法吐出一言半语，只是把身体使劲地往后靠，像要设法嵌进椅背里，然后，消失掉。

下课钟响，我把他带到会议室。坐下以后，我尽量避免触及“作弊”这两个字，语气和缓地说道：

“俊宏，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他左手的拳头攥得紧紧的，指头几乎陷进肉里了，那样子，就好像里面藏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我想，在这一刻，他掌心里那密密麻麻的黑蚂蚁，一定把他咬噬得很痛、很痛吧！半晌，他才哑着嗓子说道：

“老师，对不起。”

我说：

“俊宏，事后的道歉，只是亡羊补牢而已，我只是想知道原因。”

他俯着头，慢慢地说道：

“老师，我想买一台电脑，可是，家里没有钱。我每天放学后，去快餐店打工。最近，加班很多，根本挤不出时间来读书……”顿了顿，又说：“测验前夕，我在快餐店工作到晚上十点多，搭车回到家，实在是太疲倦了，那些资料，根本读不进脑。老师，您一再强调，

这一回的复习测验很重要，所以……”说着，声音渐弱，头俯得更低了。

“可你知不知道，一次的行差踏错，可能要你付出你承受不了的代价？”

“对不起，老师！”

“你想买一台电脑，是不是想玩电脑游戏？”我追问。

层层剥茧，是想挖掘出更多的真相。

“啊，不是的！”他飞快地抬起头来，瞅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了不被了解的悲哀。犹豫了好一会儿，他才又开口说道：“学校有好些作业，需要以电脑完成。我家里没有电脑，所以，必须到舅舅的家去，借用他的电脑。舅母为了这事，很不高兴，经常唠叨。几个月前，她对我说：你爸怎么那么没用呢，连一台电脑也买不起！老师，这话，实在真是太伤人了，她可以骂我，但却不能侮辱我的父亲！我从此不再上舅舅那儿去了。我转到同学的家去，但是，次数太多，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才立定决心要自己买一台电脑。”

说这一大番话时，他的眼神干干的，可是，他的声音却是湿湿的，而我，愈听，愈难过。

在这种情形之下，为解燃眉之急，我建议，他应该买个便宜的二手电脑。我告诉他，我将会把一些电脑二手商的店址告诉他；此外，我也会着手替他申请助学金。

至于这一次的测验，我会另外出题让他再考一次，不过，总分会扣20%以示惩罚。

眼眶发红的他，很努力、很努力地控制着不让沉甸甸的眼泪堕下来，他以微微颤抖的声音说道：

“谢谢，谢谢老师！”

我开了门，他像一支箭般地飞向了课室。

过了几天，俊宏神情欢喜地告诉我，他已经买了一台200元的二手电脑，从此，可以“自力更生”了。

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验，让他奋发向上。

年尾，每一科的成绩都考得不错。会考成绩揭晓后，他上了一所颇有名气的初级学院。

很难想象，如果我当时当众揭发他、羞辱他，再按照校规来惩罚他，后来的事态究竟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发展。

曾在中国脍炙人口的杂志《读者》读过一篇寓意极深的散文《难上的一课》，作者是张晴雯。内容大意是说，在晚上的自习课里，老师玲发现她忘记服感冒药，于是，赶回宿舍。万万没有想到，缺课的学生勇，居然在她的宿舍里偷钱，开门时，她看到了他正把几张人民币塞进口袋去。她惊愕、他惊吓。半晌，她才说：“我回来吃药，你可以走了。”她思索竟夜，竟想不出应对的方策。次日，走进课堂，在“值日生”一栏看到勇的名字，她心中突然有了主意。她要求勇上前来，帮她把桌上的小纸团丢进字纸篓；之后，却又惊喊道：“哎呀，纸团上写着练习的答案呢！”她接着要求勇把那个纸团找回来。勇蹲下来，吃力地从字纸篓里挖出大小一致的纸团，一一打开来看，但却遍寻不获。这时，老师玲对全班学生说道：“虽然那份答案找不到了，但是我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把一张有用的纸扔进垃圾桶很容易，要找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即便找出来，也不再是同样的纸了，因为那上面已经沾满了灰尘——我们的人生，恐怕也一样啊！”当天晚上，彻底觉悟的勇，把一封感谢信投进了老师的信箱里，信封里还有那天他塞进裤袋里的几张人民币。

老师玲以她的宽宏大度和冷静睿智的处理方式，拯救了一个走向沉沦道路的孩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倘若栽歪了，我们可以随意再种一株；但是，人如果不小心塑坏了，却回头无岸啊！这个人，找不到生存的空间，除了再度拿起“屠刀”，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素心锦绣

## 为胡锦涛《仿佛若有光》而写



文图·何华

去年九月，在杨君伟新书《扬声堂》发布会上，遇到胡锦涛，我对他说：“一向喜欢你的文字，‘八方’很希望也能为你出一本书。”随后，这事就逐步展开并得以落实。一年多后，眼看锦伟的新书《仿佛若有光》就要付梓，真为他高兴。锦伟说我是这本书得以出版的主要推手，并问我可否写个序。我没有理由不写。此刻，我正在老家合肥度一个“悠长假期”，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面朝南洋，写这篇序文，应该是冷静客观的。

和锦伟认识有些年头，但几乎没什么交往，偶尔在某个公共场合(音乐会、画展、发布会之类)碰上，客客气气打个招呼。但对于他的文字，我是熟悉的，我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我欣赏锦伟的文章。如果说“文如其人”这话有一定道理，那么，反过来推测，我也是“熟悉”锦伟这个人的。

锦伟曾先后在新马两地担任过电台广播员和电视新闻主播，目前是本地奢华时尚杂志《风华》副主编。他的职业使得他有机会接触世界各地的名流，他访问过的艺术家不计其数。本书的文章涉及时装、绘画、设计、美酒、杂志、旅游等领域，写这一类“金粉文章”，弄不好就让人觉得珠光宝气、炫人耳目甚至华而不实。当然，这样去写也无不可，照样有读者，不少跑时尚圈的媒体人就这么写呀，一写就是很多年，沾沾自喜，没有长进。但锦伟不同，他不满足这般浮光掠影的写法，他总能在时尚里找到“感动点”，把时尚与人生、世情、甚至政治结合起来，让时尚升华。他怀抱一颗朴素的初心，去写锦绣文章，用冷眼去旁观灯红酒绿、衣香鬓影，进而挖掘繁华背后的无奈与伤痛。

他在《血色柔情》一文里，写了肯尼迪总统夫人贾桂琳那件著名的血衣。肯尼迪遇刺时，鲜血染红了身边第一夫人贾桂琳的粉红外套。惨祸发生后，她拒绝清洗外套上的血迹，并且穿着它出席丈夫的副手詹森在空军一号机舱里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她以柔情的粉红



混搭残忍的血色记忆，对冷血暴行提出严厉控诉，同时以这套触目惊心的‘血衣’提醒人们莫忘前任总统。一袭典雅的套裙，蕴藏着政治智慧与立场；穿衣不仅仅是为了美感，更是一种政治的表态。”锦伟在《来不及开瓶的醇香》里，写了生命的无常。餐饮界名人克里斯琴瓦纳克(Christian Vanneque)，巴黎米其林三星级餐厅La Tour d' Argent前任首席侍酒师。他以11万7000美元买下一瓶1811年份、波尔多滴金酒庄酿制的甜白酒，打算2017年8月开瓶——庆祝他入行五十周年。可老天不成全，2016年1月他就病逝，未能喝到这瓶珍贵的美酒。令人兴起“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感慨。

仅举上面两篇例子，读者就可领会到锦伟是如何写霓裳羽衣和杯酒人生的。他写出了上流社会暗藏的危机与遗憾。

锦伟在马来西亚麻坡小镇度过了人生的前二十年，这为他的华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的人生乐章“定了调”。麻坡，我去过好几次，喜欢这里的安静与淳朴。慢，是麻坡的生活节拍，锦伟也是一个懂得“慢生活”的人。麻坡人，虽然简净，但懂得享受一日三餐的家常美食，这样的日子是可以天长地久过下去的。骨子里，锦伟也在追求天长地久的“素净时光”。小镇岁月，让他变得深邃。

书里收有一篇《伤逝曼哈顿》，纪念他的大学学长兼好友曾志伟——英年早逝的诗人路加。锦伟在飞往纽约的前夕得知好友离世的噩耗，纽约之行尽管“笙箫管笛、歌舞升平”，音乐剧也好，服装秀也罢，都

失去了意义。他一个人漫游曼哈顿，满脑子都是逝者的点点滴滴，他穿梭于当下和回忆之间，灯火辉煌的曼哈顿成了“南洋伤逝”的背景，有了这一衬托，也就更加伤痛了。

锦伟的文字不铺张，不累赘，没有文艺腔，他懂得控制。他在《垃圾》一文里，谈到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的男女主角原本有一段感情充沛的对话，很煽情，最后被侯孝贤剪掉了。因为侯导不想让这场戏破坏电影整体上的含蓄风格。这个例子启发了锦伟，他接着写道：“懂得节制，才能减少垃圾。每次写完一篇长文，总会来回读几遍，看哪些部分不够精炼，需要删减，又或者哪些环节描绘得过火，太过天花龙凤，然后把这些画蛇添足的繁杂枝叶修剪整齐，直接传达文章的核心精神。经验告诉我，越是苦心经营的细节，因为下手过重，往往导致整体失去平衡。”我非常认同锦伟的这段话，他道出了作文的真谛。

好的文字令人舒服，让人回味。锦伟的文字做到了这一点。奢华，不是每个人可以追求到的；但追求“舒服”，我们都可能做到。我现在开始变得任性了，不舒服的人，我不理；不舒服的文字，我不读；不舒服的音乐，我不听；不舒服的衣服，我不穿。徒有虚表的好看或卖弄，没用。锦伟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他对设计的看法就是如此，好的建筑设计，应该是住得舒服的；好的家具设计不仅仅是个摆设，应该有实用功能。

本书有一篇《一起变老》，开头，锦伟这样下笔：“终于买下盼了好久的蛋椅(Egg Chair)摆在客厅临窗靠墙的角落，每天回到家里，坐上这张丹麦设计师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在1958年为哥本哈根皇家酒店定制的休闲椅，让蛋壳般弧度完美的椅背轻轻拥抱，在英国设计师汤姆迪克森(Tom Dixon)的Void Lamp幽浮造型金属吊灯的温暖光线笼罩下，心里充塞着被孵育的满足与温暖。”

上面这段描述也是我读这本《仿佛若有光》的感受：非常舒服。恍恍惚惚中，我就躺在这把令人惬意的蛋椅里，在这样温暖的光线下。是的，仿佛若有光。

(作者为本地作家)



# 新加坡成为“艺术丝绸之旅”

文·沈蕊蕊 图·受访者提供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是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2013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的倡议(即“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为贯彻落实“一带一路”的倡议，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北京亿朴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了“艺术丝绸之旅”世界巡回展。

“艺术丝绸之旅”世界巡回展，首展在中国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当时有来自30个国家的50余位画家的200多幅现代艺术绘画作品，包括新加坡画家吴珉权、澳大利亚画家彼得·西米蒂斯、加拿大画家大卫·洛芝、泰国画家卡莫尔、缅甸画家莫特、印尼画家依邦、墨西哥画家阿列珍德、中国台湾地区的画家刘文三、陈显栋等各具特色的油画、水墨等作品。展览

计划陆续在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地举办，新加坡将作为海外首展地。

中外画家牵手“艺术丝绸之旅”，参展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色。主办方北京亿朴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松介绍，公司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负责从各国艺术家中选出具有鲜明个人特点和创作风格的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展出。这次新加坡作为海外首展地，将有多位本地画家参展。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整个城市在绿化和保洁方面效果显著，故有花园城市之美称。“艺术丝绸之旅”世界巡回展，海外首展选在新加坡也旨在加强文化、艺术、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各国艺术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本次展览作品有来自47个国家94位知名画家参与，作品总数近200幅。主办方希望通过巡回展，为各国艺术家搭建一个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的大平台，为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观摩和学习世界各国艺术的机会，并深入进行多领域的更广泛的交流。董

北美崔哥(崔宝印左4)作为开幕式主持人, 带动了现场活动的氛围(左6为新加坡画家吴珉权)



# 世界巡回展海外第一站

董事长刘明松还介绍了公司名字的含义, 他说: “当时请一位老师帮我的公司起名, 用“亿朴”两个字, 他的意思就是, 你不管人生的事业做得有多么庞大, 一定要有一种朴实诚实的精神。”简单朴实的话语, 表达了董事长刘明松做人做事的态度。他坚持不懈的精神, 让当初不看好的人们终于通过刘明松实际做事的态度认可了他的实力。

这次新加坡作为海外首展地点, 主办方选定了华中艺术文化中心作为展览地点, 正是看重这里是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 为新加坡最顶尖的学府之一。这里有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背景, 环境优美, 佳木葱茏; 宽敞明亮的礼堂可以作为开幕式场地, 其外观雄伟, 内部舒适, 可为展览提供高素质的环境。狮城6月正是学校假期, 家长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带孩子去看看世

界各国画家们不同画风的的作品。让画作自己说话, 开拓眼界, 打开思路, 让艺术丝绸之旅传播得更广, 更远!

刘明松表示: “巡回展在全球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进行, 希望在此基础上, 以平等、务实、多边的交流合作, 促进多元文化的呈现, 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对文化的相互理解, 进而促进贸易合作”。



北京亿朴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松

## “艺术丝绸之旅”世界巡回展 - 新加坡站

展出时间: 2018年6月23日至6月27日

展出地点: 新加坡华中艺术文化中心

本次特展展出了宗乡会馆、文化艺术团体与机构、本地艺术工作者、友族代表和学校特别设计的作品

# 天天向上

# “天天向上” 亮相华族文化中心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编辑部

2018年3月，逾千个大小不一的“天天”塑像亮相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展览厅。此次“天天向上”特展由华族文化中心与香港实验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联合呈献，展出超过120个由本地和海外艺术家设计的塑像。其中，有28个塑像是由宗乡会馆、文化艺术团体与机构、本地艺术工作者、友族代表和学校特地为此次展览设计的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各自的文化特色，也表达了对本地文化艺术的期许。

漫画人物“天天”是由国际知名艺术家，进念·二十面体(Zuni Icosahedron)联合艺术总监荣念曾于1970年代始创的概念漫画。“天天”是个对任何事情都好奇的小男孩，他总是保持向上看，往上指的姿态。“天天”白色的立体塑像犹如一张充满可能性的白纸，无论大人或小孩都能借这样的“白纸”自由发挥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抒发情感、表达想法或叙述故事。

3月2日晚上，华族文化中心主席蔡天宝和进念·二

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兼创办人荣念曾共同为此次展览主持开幕。蔡天宝在开幕礼上表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努力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传承与推广新加坡独特的华族文化。我们非常开心能与进念·二十面体合作，共同呈献适合一家大小参加的活动，展现我国现代华族文化与艺术，并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理解。”

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兼创办人荣念曾说：“我们很高兴跟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合作，再次把‘天天向上’带到新加坡。这次的展览规模更大，我们希望展览成为一个富创意、具有包容性的互动平台，不断激发大家的创意思维和对话。”

“天天向上”特展从2018年3月3日持续到6月3日。展览期间，主办方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创意工作坊，公众可以在迷你“天天”塑像上自由发挥创作，所创作的作品也加入到展览当中。

展期：2018年3月3日至6月3日 · 时间：早上10时至晚上8时(每天开放)

地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展览厅(二楼) 1 Straits Boulevard, Singapore 018906 · 入场免费

# 体质与养生



文图 · 李日琳

**俗**话说，一种米养百种人。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时常容易伤风感冒；有些人很容易皮肤敏感；有些人感冒不吃药很快好了；有些人吃了很长时间的药，感冒老是不好……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呢？中医认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导致生病后疾病的进展、转变各不相同。体质的好坏决定了我们会不会生病或者容易生什么病。

由于不同的个体来自于不同的先天遗传背景，在后天的种种因素影响下，人体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体质。体质的差异千差万别，染上同一种疾病后的发展也因此复杂多变。体质强壮的人，抗病力强，一般不容易生病，即使生病，也很快康复；体质弱的人，容易生病，生病后也容易变化，疾病还迁延不愈。

体质和疾病密切相关，也和健康养生密不可分。

有人认为体质遗传于父母，是不可改变的。其实，体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遗传因素、年龄、性别等使体质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个人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也会受到环境、营养、思想、锻炼、疾病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身体体质发生了变化，所以体质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动态的可变性，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体质是可以调整的。

要调整体质，首先要了解自己的体质类型，才能采取适当的措施，纠正或改善偏颇的体质，让自己最大限度地预防或延缓疾病的发生，并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根据体质保健养生，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中医体质学已列为中国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课题。2009年颁布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将人的体质类型划分为9种：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这九种体质中，平和质是健康的，其它

8种是不健康的。

各种体质的特点，总结来说：

- A型 - 平和质 - 精力充沛，健康开朗
- B型 - 气虚型 - 气短少力，容易疲乏
- C型 - 阳虚型 - 手脚发凉，身体怕冷
- D型 - 阴虚型 - 手心发热，阴虚火旺
- E型 - 痰湿型 - 身体肥胖，大腹便便
- F型 - 湿热型 - 面色油腻，长痘长疮
- G型 - 血瘀型 - 面色晦暗，脸上长斑
- H型 - 气郁型 - 多愁善感，郁郁不乐
- I型 - 特禀型 - 容易过敏，喷嚏流泪

那么您是属于哪种体质的？怎样判断自己到底属于什么体质呢？

您可以参考对照下面9组问题，如果每组答案有4或5个以上“是”的话，您基本就属于此种体质了。

这9组问题是：

## 平和质

您精力充沛？

您容易疲乏？

您说话声音低弱无力？

您感到闷闷不乐、情绪低沉？

您比一般人耐受不了寒冷(冷气、风扇等)

您能适应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您容易失眠？

您容易忘事(健忘)？

## 气虚质

您容易疲乏？

您容易气短(呼吸急促, 接不上气)?  
您容易心慌?  
您容易头晕或站起时晕眩?  
您比别人容易感冒?  
您喜欢安静, 懒得说话?  
您说话声音低弱无力?  
您活动量稍大就容易出虚汗?

## 阳虚质

您手脚发凉?  
您胃腕部、背部或腰膝部怕冷?  
您感到怕冷, 衣服比别人穿得多?  
您怕冷, 因此不喜欢吹风扇或开冷气?  
您比别人容易患感冒?  
您吃(喝)凉的东西会感到不舒服或怕吃喝凉的?  
您受凉或吃喝凉的东西, 容易腹泻?

## 阴虚质

您感到手脚心发热?  
您感觉身体或脸上发热?  
您皮肤或口唇干?  
您的口唇比一般人红?  
您容易便秘或大便干燥?  
您面部两颧潮红或偏红?  
您眼睛干涩?  
您感到口干咽燥, 总想喝水?

## 痰湿质

您感到胸闷或腹部胀满?  
您感到身体沉重不轻松或不爽快?  
您腹部肥满松软?  
您有额部油脂分泌多的现象?  
您上眼睑有轻微肿起的现象?  
您嘴里有黏黏的感觉?  
您平时痰多, 或是感到咽部有痰堵着?  
您有舌苔厚厚的感觉?

## 湿热质

您面部或鼻头有油腻或油光发亮?

您脸部容易生痤疮或皮肤容易生疮疖?  
您感到口苦或嘴里有异味?  
您大便黏滞不爽, 解不干净的感觉?  
您小便时尿道有发热感, 尿色深?  
您白带发黄? (限女性回答)  
您的阴囊潮湿? (限男性回答)

## 血瘀质

您的皮肤在不知不觉中会出现青紫瘀斑?  
您的两颧有细微血丝?  
您身体有哪里疼痛?  
您容易出现褐斑?  
您容易忘事(健忘)?  
您会出现黑眼圈?  
您口唇颜色偏暗?

## 气郁质

您感到闷闷不乐, 情绪低沉?  
您精神紧张, 焦虑不安?  
您多愁善感, 感情脆弱?  
您容易感到害怕或受到惊吓?  
您肋肋部或乳房胀痛?  
您无缘无故叹气?  
您咽喉部有异物感, 且吐之不出、咽之不下?

## 特禀质

您没有感冒也会打喷嚏?  
您没有感冒也会鼻塞、流鼻涕?  
您有因为季节、温度变化或异味等原因而咳喘的现象?  
您容易过敏(药物、食物、气味、花粉、灰尘、气候变化等)?  
您的皮肤起荨麻疹?  
您的皮肤因过敏出现过紫癜(紫红色瘀点、瘀斑)?  
您的皮肤一抓就红, 并出现抓痕?

通过以上问题自测了您的体质之后, 您可以再仔细阅读一下下面的表格, 这里总结了各型体质的特征特点以及适合的养生保健方法, 方便您参考。但如有具体的不适或病症, 请咨询您的中医师。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淮山: 益气健脾



生姜: 温阳散寒



马齿苋: 清湿热



山楂: 活血化痰



百合: 滋阴润肺



灵芝: 提高免疫力



荷叶: 祛湿利水



黄花菜: 疏肝解郁

	平和质	气虚质	阳虚质	阴虚质	痰湿质	湿热质	血瘀质	气郁质	特禀质
<b>主要特征</b>	阴阳气血调和, 面色红润, 精力充沛等	元气不足, 疲乏, 气短, 自汗等	阳气不足, 畏寒怕冷, 手足不温等虚寒表现	阴液亏少, 咽干口渴, 手足心热等	痰湿凝聚, 形体肥胖, 腹部肥满, 口黏苔腻等	湿热内蕴, 面垢油光, 口苦, 苔黄腻等	血行不畅, 肤色晦暗, 舌质紫黯等表现	气机郁滞, 神情忧郁, 忧虑脆弱等	先天失常, 以生理缺陷、过敏反应等为主要表现
<b>形体特征</b>	体形匀称健壮	肌肉松软不实	肌肉松软不实	形体偏瘦	体型肥胖, 腹部肥满松软	形体中等或偏瘦	胖瘦均见	形体瘦者多见	一般无特殊, 有些或先天有异常
<b>常见表现</b>	面色肤色润泽, 头发光泽稠密, 目光有神, 唇色红润, 精力充沛, 不疲劳, 耐受寒热, 睡眠饮食二便正常, 舌淡红, 脉和缓有力	语音低弱, 气短懒言, 容易疲乏, 精神不振, 易出汗, 舌淡红, 舌边有齿痕, 脉弱	平素畏冷, 手足不温, 喜食热食, 精神不振, 舌淡胖嫩, 脉沉迟	手足心热, 咽干口渴, 鼻微干, 喜冷饮, 大便干燥, 舌红少津, 脉细数	面部皮肤油脂较多, 多汗且黏, 胸闷, 痰多, 口粘腻或甜, 喜食肥甘甜腻, 苔腻, 脉滑	面垢油光, 易生痤疮, 口苦口干, 身重困倦, 大便黏滞不爽或燥结, 小便短黄, 男性易阴囊潮湿, 女性易带下增多, 舌偏红, 苔黄腻, 脉滑数	肤色晦暗, 色素沉着, 容易出现瘀斑, 口唇黯淡, 舌黯或有瘀点, 舌下络脉紫黯或增粗, 脉涩	神情抑郁, 情感脆弱, 烦闷不乐, 舌淡红, 苔薄白, 脉弦	过敏体质者常见哮喘、风团、咽痒、鼻塞、喷嚏等; 患遗传性疾病有垂直遗传、先天性、家族性特征; 患胎传性疾病者具有母体影响胎儿个体生长发育及相关疾病特征
<b>性格特点</b>	随和开朗	内向, 不喜冒险	沉静、内向	性情急躁, 外向好动, 活泼	温和, 稳重, 多善于忍耐	容易心烦急躁	易烦, 健忘	内向不稳定, 敏感多虑	随禀质不同情况各异
<b>发病倾向</b>	平素较少患病	易患感冒、内脏下垂等病; 病后康复缓慢	易患痰饮、肿胀、泄泻等病; 感邪易从寒化	易患虚劳、失精、不寐等病; 感邪易从热化	易患消渴、中风、胸痹等病	易患疮疖、黄疸、热淋等病	易患症瘕及痛症、血证等	易患脏躁、梅核气、百合病及郁证等	过敏体质者易患哮喘、荨麻疹、花粉症及药物过敏等; 遗传性疾病如血友病、先天愚型等; 胎传性疾病如五迟、五软、解颅、胎惊等
<b>对环境的适应能力</b>	对自然和社会环境适应能力较强	不耐风、寒、暑、湿邪	耐夏不耐冬; 易感风、寒、湿邪	耐冬不耐夏; 不耐受暑、热、燥邪	对湿重气候适应能力差	对夏末秋初湿热气候, 湿重或高温难适应	不耐受寒邪	对精神刺激适应能力较差; 不适应阴雨天气	适应能力差, 如过敏体质者对易致过敏季节适应能力差, 易引发宿疾
<b>保健食疗</b>		淮山、猴头菇、大枣	生姜、韭菜、核桃仁	百合、银耳、白萝卜、薏苡仁、荷叶、冬瓜	马齿苋、赤小豆、薏苡仁	山楂、玫瑰花、田七、藏红花	金针菜	何首乌、灵芝、黄芪	
<b>经典方剂</b>		补中益气丸	金匱肾气丸	六味地黄丸	化痰祛湿方	甘露消毒饮	血府逐瘀汤	甘麦大枣汤	玉屏风散
<b>保健穴位</b>		温灸气海、百会	艾灸大椎、肾腧、命门	点揉太溪	补脾经、通胃经	拍打委中、委阳、阴合	温灸血海	点按合谷、太冲	膻揉按中、大鱼际
<b>保健方法</b>		晒太阳	泡脚	练液吞津	晒太阳	拍打腿弯	泡脚、运动	晒太阳、瑜伽	散步、游泳

建筑情缘。

美芝路上俗称“小泰国”的黄金坊

# 美芝路上的黄金坊



图文·虎威

**今**年一月下旬被一则新闻吸引。其标题是：“最低要价9亿黄金坊拟再度集体求售”。已有很长时间没到黄金坊的我，种种记忆一下子便涌上心头。这座落成于1973年，造型独特，至今已经历45个年头的建筑物，与我有过颇精彩的一段缘分，这里以它的“崛起”细说从头。

## 因人伍练跑 跑过黄金坊

1973年的新加坡，与现在的新加坡有极大的不同。当时，城市重建——将破旧、拥挤、污秽的拆除，让新颖、宽敞、卫生的替代——是急务，黄金坊或和合大厦（黄金坊旧名）便是在城市重建局于1960年代展开，重

建中央区的计划下诞生的。这个地段，一边是美芝路，另一边是尼浩大道。沿着大道有狭长的绿地，绿地边缘有围栏，围栏外便是大海。

黄金坊由Design Partnership(现为缔博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是个含商场、办公楼、住宅、停车场的综合发展项目。16层的大楼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建筑师因地段面向大海而赋予它的独特造型。大楼面海的那一面，商场之上是层层叠起而往后退，像梯田一般的住宅单位。每个单位都有完全没有遮挡的露台，向着天空，向着海洋。这样的建筑造型在当时的狮城绝无仅有，直到今天也属罕见。

70年代，我家在牛车水，与美芝路上的黄金坊本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完成了A水准会考，等待入伍那段时



从体育城隔海远眺造型独特的黄金坊



黄金坊商场空间

期，偏与它开始了“视觉”之缘。此话怎讲？却原来是为入伍做好准备，平时鲜少运动的我开始晨跑。起个大早，当天尚黑而路上车少人稀时，首一两回从新桥路上的家跑到珍珠山再跑回。接下来便往更远的地方去——跑相反的方向，先经过康乐亭，再沿着尼浩大道绿地步道在海风中前行，好不惬意！快到独立桥时，总看见这座非一般的现代建筑，傲立在晨光里，异常好看——看来我对它是一见钟情的。

### 为爱情短跑 跑入黄金坊

一见钟情，那是不是我大学毕业后，通过高中何老师的穿针引线，初见一位年轻温婉女子的感觉？这里不告诉你。只告诉你何老师是以请我帮忙指点他妻子的妹妹做建筑设计作业，介绍我认识这位女生。当时她在国大念最后一年建筑学，我在英国念建筑学已毕业，返国做军官继续服役。

军务忙碌，我其实没给她多少指点。她毕业后我们两人却开始交往，或者，一同在爱情的道路上起跑。有那么巧，这个跑步，又与黄金坊扯上关系。那时她在黄金坊内一家建筑事务所上班，我在位于岛国西部大士的第六步兵团服役，两者距离甚远，我怎有机会常入黄金坊呢？

只因为步兵团大部分的军士即将ROD(完成全职国民服役)，营长委任我主编特刊，而那家负责编排与印刷这部特刊的印务公司，恰好就在黄金坊里！那时候还没有传真、电邮等沟通渠道，主编特刊我不时得跑印务公司。黄金坊因此成为我爱情跑道上的“近水楼台”——当时它也确实“近水”！如果我估计在印务公司办完事将已近午餐或下班时间，定会事先约会上述女子共进午餐或晚餐。那时黄金坊里有家花店。穿着军装的我总不忘买一束鲜花，

等待这位女子翩然出现……

特刊出炉的数个月后轮到我ROD，在政府部门开始建筑师生涯，不久我俩即缔结连理。那一年，是1984年。

### 随岁月慢跑 跑倦黄金坊

为了写本文，我和妻特意重访黄金坊，我俩已有多多年没踏入的一座建筑物。是的，自从在我们婚后第二年，新加坡首次陷入独立以来第一次经济衰退，妻任职那家建筑事务所业务受影响而促使她转换公司后，我们鲜少再到那里去。对于黄金坊的转变，尤其是渐渐成为“小泰国”，却略有所闻。

2018年的这次重访，我先为黄金坊拍照。尼浩大道因填土工程早已不再临水，为拍黄金坊的临水照我们特意到体育城去。老建筑梯田样的造型依旧，但几乎每一个住宅单位的露台都被住户的“扩充”而变成有盖的“房间”，与建筑师本来的构思相违，令人叹息。“我也是很欣赏这个倾斜的造型。当年做的作业，构想中位于榜鹅海滨的神学院使用上了这个造型。你记得吗？”妻如是说。曾“指导”过她做这个作业的我，对此事偏不复记忆。

拍完建筑物外部，驱车进入黄金坊停车场。随着岁月慢跑了些年的它，不可避免地显得“疲倦”老旧，早年“可接受”的停车位尺寸，现在看来是如此狭窄，小心翼翼方能将车停好。从停车场走小楼梯上第一层商场，同样可以看到建筑物不似当年。那富现代感的空间因管道的加入而变得不再“纯净”，商店都已平民化且处处可见泰文招牌。昔年等待丽人的地点还在，那帮助我赢取芳心的花店不知何时已悄悄地消失。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 国家资源理念下的方言



文·汪惠迪

2017年8月17日，上海市媒体报道，上海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宣布，随着车辆更新和线路调整，上海话报站将和普通话、英语一起基本覆盖市区公交线路。凡是站距超过300米的公交线路，都要采用三语报站，即要在现行语音报站系统中增加上海话，三语播报的顺序是普通话、上海话、英语；站距在300米以内的公交线路，则采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双语报站，取消原先的英语。

对增加上海话报站，绝大多数乘客表示能够接受，尤其是老年乘客，他们对上海话有感情，听到上海话报站，觉得很亲切很舒服。年轻人感受虽没那么深，却也表示欢迎。新鲜上海人呢？一位外地在上海工作的吴姓小姐在受访时说，在公交车上听到上海话报站，特别能感受到“上海的味道”。反对的声音微弱，犹如池中泛起的涟漪。

上海市是从2011年12月5日开始，在三条公交线路上试行上海话报站的，随后又增加了7条线路。目前，巴士集团所属市区5个营运单位的公交线路共计511条，已完成上海话报站升级的线路有300余条，逐步实现全覆盖。巴士推广上海话报站，那么地铁呢？截至2016年12月，上海轨道交通共开通线路14条(1-13号线、16号线，不计磁浮)，报站语言是普通话、英语，只有16号线有上海话。

至于航空公司，早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航空就曾推出过上海话广播特色服务。2017年7月16日至8月31日，上航决定再次在昆明—虹桥的FM9452航班和台北—浦东的FM802航班上试点，推出全新的上海话广播升级版。为此，上航特邀沪剧泰斗、

著名表演艺术家茅善玉女士录制上海话客舱广播，上航客舱经理、拥有18年工作经验的优秀男乘务员林嘉庆录制男声版本。问卷调查显示，这次上海话广播试运行得到大部分旅客的好评，将近96%的旅客表示接受，他们希望听到更多的上海特色景点介绍，并希望在更多航线上推广。上航从善如流，在9月份内将沪语广播航线增加至10条：3条地区航线(台湾、澳门、香港)，5条旅游航线(昆明、海口、三亚、桂林、南宁)和两条商务航线(深圳、广州)。

“软糯的上海闲话勒辣申城巴士浪向和机舱里向响起来”，一时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话题(闲话：话，上海方言；闲是俗字，本字是“言”。勒辣：在。申城：上海的别称。浪向、里向：上面、里面)。其实，不光是上海在公交车上有方言报站，其他一线(北京、广州、深圳)、新一线(15座)及二线(30座)城市有方言报站的不在少数，三线(70座)、四线(90座)及五线(129座)城市一般只用普通话单语报站。再看境外，香港特区用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三语报站；澳门特区用粤语、葡萄牙语、普通话、英语四语报站；台湾地区的台北、台中、高雄用国语(华语/普通话)、闽南语双语报站。

“多言多语、开放包容”是上海语言生活的鲜明特点。2017年5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复旦大学跟师生对话时说：“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弘扬普通话、传承上海话、会说外国话。”

“弘扬”“传承”“会说”三者分寸显而易见，也告诉人们保护、传承上海话和跟推广普通话及学习外语并不矛盾，而且学讲上海话还能了解上海人文历史，体味海派文化。《上海市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十三五”

规划》提到要“加强上海地方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增加上海话报站正是对上海话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1956年2月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指示》发布60年来，中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从2000年的53%提高到2015年的73%左右，预计到2020年，普通话普及率将达到80%，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书同文，语同音”的梦想将会实现。可是，普通话普及率越高，势必导致方言的交际功能降低、应用空间收窄，活力大为减弱，有些甚至趋于濒危或面临消亡。

语言不仅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而且是一种国家资源，在传承文明和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以语言是国家资源这个理念来看待方言，就不能对方言的日趋式微等闲视之，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加以保护、开发、利用，以增强其活力，使其得以传承(传授、继承)。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56个民族、129种语言(参见《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2%，方言划分为10个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平话；方言的层次划分为5级：点 - 小片 - 片 - 区 - 大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1987年、1990年)。10个方言区包括97个方言片和101个方言小片，土语更是难以计数。因此，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言文化资源快速流失，情况日趋严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为核心的各项工作”。习近平2014年3月在柏林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时说：“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

国文化的钥匙。”中国使用人口最多、最重要的语言，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语普通话。中国的语言和方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见证，是宝贵的文化财富。而且方言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它带着深刻的地域、族群的烙印，方音也是一种乡愁，是打开地方文化大门的钥匙。

对强势方言，如广州话、福建话、客家话、上海话等要继续研究、开发、利用，对一些濒危的弱势或超弱势方言，应当赶快多管齐下进行抢救，然后开发利用。总之，对语言必须认真地做好“保存”和“保护”工作。“语言保存”是指通过全面、细致、科学的调查，把语言、方言的实际面貌记录下来，并进行长期、有效的保存和展示。“语言保护”是指通过各种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保持语言、方言的活力，使其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尤其是要避免弱势和濒危的语言、方言衰亡。(曹志耘《关于语保工程和语保工作的几个问题》，《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4期)。

中国推普了60年了，还要继续下去，这无疑是正确的、必需的。与此同时，千万不能忘记，语言是国家资源，也是每个人的资源，政府应该为营造方言与共同语并存的和谐气氛积极创造条件。

资源对国家和个人重要性无需笔者赘言。这里讲个小故事供读者思考。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1892—1982)除母语外，还会英、法、德、俄、日等将近10种外语，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有一次，赵元任跟讲不同方言的8个朋友聚餐，席间要求他们不讲国语，而讲各自的方言，赵元任仔细聆听。过不久，他再请这8位朋友来聚餐，竟然能用8种不同的方言跟他们一一交谈。更出奇的是，二战后，赵元任到法国出席会议，在巴黎车站，他跟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佬，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啦，巴黎穷咯。”后来，他到柏林，又用带当地口音的德语跟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老人以为他是道地的柏林人呢。赵元任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使它的“老乡”范围具有全球性。(详参赵贤德：《常州籍四大语言学家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凤凰出版社，2016年1月)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 翩翩彩蝶 花飞花



文图·李喜梅

你看那边有一只小小花蝴蝶，我轻轻地走过去，想要捉住它。为什么啊，蝴蝶不害怕？唷，原来是一朵美丽的蝴蝶花！

这首儿歌，或许一些人耳熟能详，算是儿歌中的“老歌”；歌词有动静对比的意境，能带动轻快的情绪，个人格外喜爱。家里孩子小的时候，时常轻哼这首歌，伴他们入眠。

猜想早期应该有蝴蝶花，才有此儿歌的谱写与流传。而蝴蝶千姿百态，外衣缤纷多彩，像飞舞的花朵，备受注目；土生华人婚庆纹饰中常见，华美装饰，寓意深远：富贵荣华，人丁兴旺！

然而，为何洋名称为“牛油”飞虫(Butterfly)？莫非以牛油的黄亮寓意蝴蝶的亮丽美色，故为名？这是自启蒙以来一直留驻我脑海里的疑团。

## 花木俗名 顺随人意

花园城市的狮城，吸引蝴蝶的花木无数，而冠有蝴蝶为名的花种则有限；其中，“蝴蝶兰”闻名遐迩，若尊为蝴蝶花中之后，亦当之无愧。其余长得像蝴蝶的花卉，都属小众爱好，却也别具小家碧玉的风采。

年轻时曾与同事游访芽笼地带的好友，在其住家毗邻的庭园里，见识过红褐色三角形叶儿；长在花盆里，



红褐色蝴蝶花



蝶与花说悄悄话



黑木蜂压倒性的体型

小巧雅致的花枝；当时属于稀罕花种，印象深刻，主人昵称“蝴蝶花”。日前，在东部徒步时，走到社区花圃边上，再次重逢。如一小石投入心湖，激起涟漪；旧时记忆，不觉涌上心头！

花木本无名。自然科学家长年观察分析分类，瑞典人林奈(Carl Linnaeus)18世纪时奠定了现代生物学二名法的基础；而动植物的俗名，很多时候却顺随人意，因时/地制宜，约定俗成。

近年，花园城市里的园林，纷纷出现外形酷似蝴蝶，花色浅蓝带紫的灌木花卉，此“新客”品种花卉亦被称“蝴蝶花”或紫蝶花，不让“蝴蝶兰”专美。

首次在总统府花园邂逅，匆匆打个照面。过后在植物园靠近红砖道的偏僻角落发现芳踪，仔细观察，赞叹造物者的巧思妙手，打造出如此细腻精致的蝶形花卉。

### 玲珑秀气 招蜂引蝶

花儿成簇绽放枝头。花朵上方竖起数条弧形细条花蕊，犹如蝴蝶头部触须，似为虫媒提供“扶手”！四片浅紫蓝色花瓣，对称工整，宛如蝴蝶振翼欲飞。花朵下方两花瓣间，伸出一长匙状的紫蓝花瓣，指向地面。整体花容玲珑端正，素净秀气。

踮脚花间小径，发现不少昆虫留恋花间。耳际传

来嗡嗡声，数只属“压倒性”体型的黑木蜂驾到，挑些

鲜美的花朵收集花蜜。看它们歇在匙状花

瓣上，用脚抓住花朵，整朵花都

被扯翻了，完事后又继续工作去了。作为过客，观赏如此声色俱佳的表演，为花颜和虫儿着迷的当儿，它们不也在睁大复眼好奇地观赏着我？

秀色可餐？对蜂蝶、蟋蟀或许如此，对人类则不然。据悉，此植物全株所含汁液，对我们的皮肤易引发不适和敏感反应，含毒勿食。

此花原产自非洲热带(肯亚，乌干达等地)，适宜生长于温暖国度的园艺植物。其俗名与近年喻为养生饮料的蝶豆花(Butterfly pea)相近，可有关联？其实，两者为截然不同的花卉；后者为蔓生豆科植物，花色深蓝掺白；常用于土生华人糕点米饭的食材色料。相较之下，两者的形态、色泽与性质也大为迥异，切勿混淆。

(作者为新加坡植物园与亚洲文明博物馆中文解说/导览员)



# 何止于米 相期以茶

## 访九旬书法大家徐祖燊先生



文图·邹璐

**徐**祖燊先生是我国知名书法大家，戊戌新春佳节之际，94岁高龄的徐老欣然提笔，给自己写了一幅大中堂，就挂在家中客厅墙上。他以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早年赠与金岳霖先生的联句“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为题，转录文句以抒发他的老怀心境：

文人对高寿的雅称，米字暗含八十八，故米寿

为八十八岁，而茶寿则是八十八上再加廿字，即一百零八岁。米是形而下，求温饱，尚留在物质层面，茶则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因此，从米寿到茶寿，也是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境界的升华，故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是对老友期许。咱老了，不止要丰衣足食，而且要相约一起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长寿是目的之一，通达自在更是真谛。



细细品读文字和徐老的书法，其实，这不仅反映了他对于个人生命的深刻见解，也有他对书法本质的深邃感悟，听徐老谈及他的书道经历，也是聆听他所悟到的书法真谛。

## 旧学启蒙 打下坚实基础

徐祖燊(Chui Choo Sin)1925年生于中国广州，祖籍番禺。5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描摹方格字(描红)，7岁进入广州南武中学附小就读，10岁随同做生意的父亲南渡移居新加坡。

徐老学习书法的经历十分难得。当时，他们家住在牛车水一带，被称作是星洲书法三大家的谭恒甫先生在长泰街(Upper Hock Kian Street)上开了一间有恒私塾，父亲就将他送到那里，跟谭先生学习书法和古文。因为父亲相信，不能拿笔的人就只能做苦力。

谭恒甫(1874-1954)，广东新会人。据说是一位前清秀才，旧学功底深厚。1926年南来新加坡后创办有恒私塾。尽管当时在中国以及新加坡的华校，学生都有写毛笔字，但并没有专门的书法老师指导学生书法，也有老师字写得不错，但未必是书法家，又或者，即使是书法家却未必能教导书法，凡此种种，谭先生的有恒私塾就显得非常与众不同。他不仅教授孔孟经书，更注重书法传授，可能是当时唯一有教导书法的私塾。因此，一般私塾的学费每月1.5元，谭先生的私塾收费却是每月3元。

谭先生不仅学问好，书法也是公认的，先生的楷书劲美醇厚，很多本地甚至远至印尼、马来亚的华人商家、机构都来找他写招牌。先生除了私塾教书外，也售文鬻字，并且润格很高。以当时物价，一分钱就可以买粥、买米粉的年代，谭先生的字一寸一角，一尺一块，两尺四块，以此类推，可说是最贵的书法家了。

徐老回忆说，在谭先生的私塾学习3年，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一周六天，风雨无阻。早8点上课，先要把昨天先生教过的功课背熟，之后是默写，午餐之后写大字，大字结束通常已是下午三四点，老师会讲一些古文，内容是四书五经、论语孟子。3年的读写生涯，为他打下坚实的国学及书法根基。印象最深的，先生以罚写字为罚则，错一个字抄100遍、200遍。

徐老说，他至今还是用谭先生教导的方法练字，

例如练字的毛笔，笔杆是用白钢特制，重达一公斤，可能是新加坡唯一使用白钢毛笔的人，这就是当年谭先生的教导，当年没有白钢，是以实心黄铜做笔杆加插笔头制成，以此训练提笔的腕力和稳重性。包括字帖也是谭先生当年所写，保存至今。94岁高龄的他依然每天晨昏



谭恒甫先生

临池，用老师的字帖练字。对他来说，那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传统，或许也是一种境界吧。

经过3年私塾教育，父亲听从友人的建议，将徐祖燊送进养正小学，接受当时正规的学校教育。在那里他认识了另两位书法家老师徐东藩先生、高鸿铿先生，他除了继续谭先生的楷书，也开始体验蚕头燕尾的隶书之美。今天我们品读徐老的书法，不难发现他在汉隶魏碑以及楷书上的用功之深。

## 三年八个月 做工就是写字

徐老说，小学毕业后他有幸进入华侨中学，不幸的是即将开学之际，日军偷袭珍珠港，第二天(12月8日)空袭香港和新加坡。爆炸发生在星期一的凌晨，人们还在睡梦之中，一连串飞机投掷炸弹发出的爆炸轰鸣，打破新加坡的宁静，也打断了他的求学生涯。于是，年仅16岁的他，不得不外出找工作，也因此开启了他的一段特殊的写字生涯。

徐老说，三年零八个月是新加坡历史上的一段黑暗记忆。华校停课，为了谋生，他们只好改读日文，不仅为了生计，更重要的还是性命安全。日据时期，他进入一间日本电信公司做汉字抄写员。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每天有大量的汉字文本需要抄写，因为当时没有打字机、复印机，只能人工进行誊抄，通常使用铅笔，写在复写纸上，有时候一印六张，因此需要写得非常用力，真所谓力透纸背。

因为他的字迹端正挺拔，后来公司还安排他给墓碑题字，那时他还只有十七八岁，就奉命用毛笔在木



制墓碑上题字了。这是徐老的一段独特经历，意想不到的，日本占领期间，他居然因为擅长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不仅保全性命，更为自己争取时间和机会磨砺书法。

## 师生书缘 跨世纪的坚守

日本投降，新加坡光复，已是超龄生的徐祖燊重返校园，继续未完成的中学课程。他同时进入华侨中学和位于金炎路的中正中学两所学校读书，上午在中正，下午在华中，学校恢复正轨后就在中正。华中和中正作为本地历史悠久的老牌华校，栽培了众多优秀子弟。徐老一直以自己是两校校友深感自豪，举凡学校及校友会事务，他都有求必应，尽心尽力，即便离校超过70年，每提及母校，依然毕恭毕敬。

不过，早年的华校的确是令人怀念。当年徐老在中正求学，有幸得到学识渊博，并有很深书法造诣的张瘦石、吴得先两位先生的指教。尤其是被称作是教育家、书法家、一代儒商的庄右铭先生，当年正巧担任他们的级任老师。当时中班的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写得一手好字：最年长的就是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林子平先生。此外，还有后来出任端蒙学校副校长，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指导书法的杨伟群(已故)，以及后来在中正中学专职教授书法，擅长草书的陈洪(已故)。还有杨锦添(已故)的颜体，杨才周(已故)的钢笔硬体字。

这些同学经过战争创伤，经过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沦陷时期，都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校园学习机会，并且因为多为超龄生，思想成熟，行事稳健。在庄右铭老师

的鼓励帮助下，这群在校中学生，同班同学，居然联手在当时的中华总商会大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书画联展，以此作为他们的毕业纪念。这场学生书画展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一些文化界、教育界前辈纷纷亲临现场支持。可能正是他们的首开先例，中正中学后来又在1953、1954年连办两届学生书法展，余波绵延，中正中学好像书法家的摇篮，后来陆续造就不少书法名家，人才辈出。

有趣的是，庄右铭先生之后就离开校园投身商界，徐祖燊后来也因为家族生意的缘故，在商场打拼。师生二人再见面已是1984年，倏忽就是30多年。庄先生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书法进步了吗？徐祖燊只好如实回答，已经停笔多年。庄先生立刻督促他，不可放弃！放弃实在可惜。因为老师的这句话，徐祖燊回到家里，即刻找出笔墨纸砚，找出已经束之高阁的字帖，重新开始提笔写字。徐祖燊后来也加入庄右铭先生倡办的乐龄书画会，热心推动会务发展。

1984年，当年中正同班的几位书法好手，彼时都已是花甲之年，在庄右铭先生的牵头鼓励下，阔别36年，再次联手，共同举办书法大展，并以展览所筹得款项，超过10余万元，为设立已故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博士奖学金筹款。

徐祖燊一直把1984年与庄右铭先生重逢，重启笔墨纸砚，作为人生新的篇章。此后又是数十年，他广泛学习各家所长，临碑临帖，专注而广泛。他也参加新加坡书法协会等组织，参加国内外书法活动，多次受邀担任各类书法比赛评审委员，与世界各地的书法同道交流学习，开阔视野，增广见闻。

1998年，他首次举办个人书法展并出版第一本书法专集，90高龄的庄右铭先生(1908-2007)亲自撰写长篇序文，收录在书法专集中。

## 多写少展 让书法更有深意

像多数传统书家一样，徐老把举办展览、出版书法专集看作是人生头等大事，十分郑重其事，在书坛备受尊重的他，始终保持谦逊低调，坚持多写少展原则。直到1998年，已经72岁，年逾古稀，徐老在周围众多书法同道的催促下，才首次举办个人书法展，并出版一本精美的《徐祖燊书法选集》。2002年，同样是在千



《徐祖燊书法选集》



《徐祖燊书法集》(第二辑)

呼万唤之下，徐老才出版书法第二辑，收录对联作品50幅。2012年，88岁的徐祖燊宝刀不老，再次出山，为喜耀文化学会筹募购买会所基金举办书法个展并出版书法集。

自从2007年完全结束中医药生意后，徐老开始调整生活状态，进入退休模式。但其实退休并没有让他放慢脚步，而是让他有更多时间投身书法艺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社会各界慕名来向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单单是为不同机构、团体撰写书法作品就占据了的大量时间，已成为他的日常工作。并且，他平生不卖字，概作为义务工作，甚至自掏腰包，买纸买墨，有时候更是将作品装裱好才送出去，实在把“义务”做成“要务”。

徐老坦言，书法对于他来说，就是修身养性，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从他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还是传统观念，不会把书法当作是商品，赚钱的工具。他谦逊的说，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不能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如果别人认为我的字还不错，那是别人看得起我。我走了，什么也带不走，子孙都很成才，也不需要我给他们留什么。如果我还能以我的字和相识不相识的人结缘，那是我的福气呀！

### 千里之遥 书法有缘一线牵

因为对徐老书法及字体的喜爱，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黑龙江小兴安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的人员，自2004年一个偶然机缘结识徐老，邀请徐老为公园题名。

随后他们就把徐老的墨宝用当地的石头、木材做成石刻木雕，在公园内做永久展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徐祖燊书法长廊”，成为当地重要人文景观。赤道岛国书法家的书法艺术，竟然在遥远北国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大放异彩，这是奇妙的缘分，更是书法的奇迹。

2015年，森林公园工作团队再次邀请徐老，根据大字典书写了九千余字，一个字，一个字，全部输入电脑，做成“徐氏字体数据库”，将徐老的独特书体数码化作永久保存，并计划出版徐氏书法字库，这在当代海内外书坛也是绝无仅有的。

### 人书俱老 追求更高精神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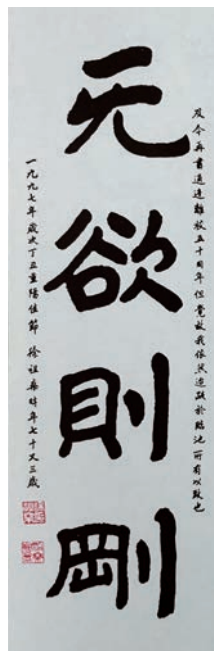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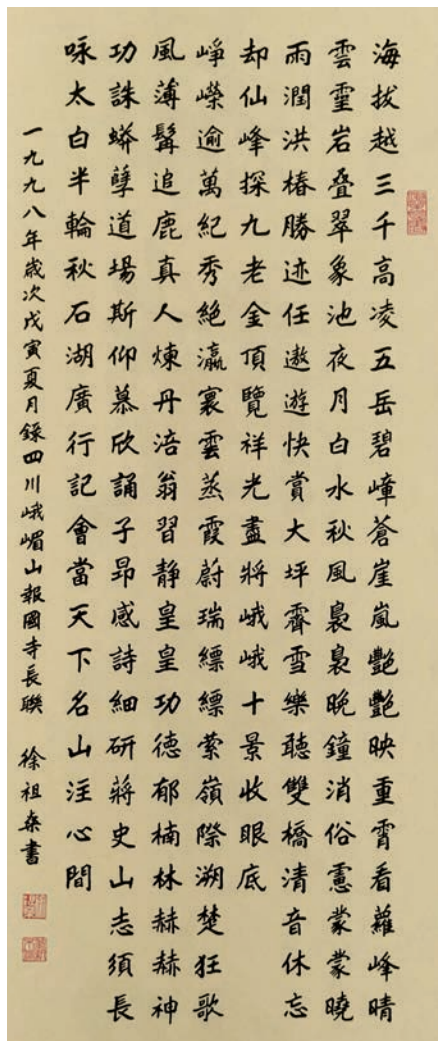
徐老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敏捷，言辞古朴典雅，让人丝毫不感觉他的年龄。而他的书法圆融通达，温润迢丽，稳健厚重，全以圆笔写就，实属难得，由此可见其臂力矫健，气息平稳中和。他爱用浓墨，使到他的书法结体严整，骨力道健，他的字的确深受人们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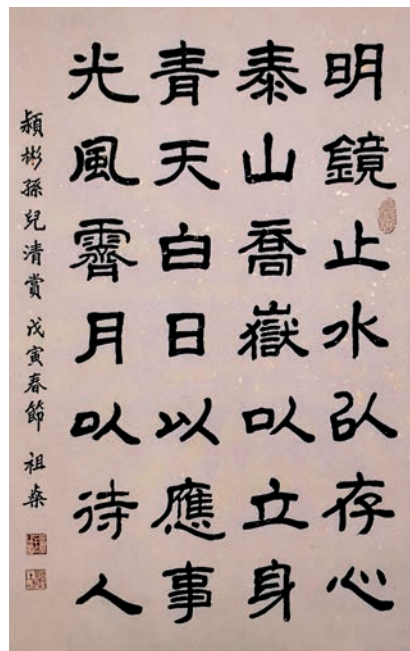
黑龙江日月峡



徐祖燊书法长廊



徐祖樂书法对联 (175x54cmx2)



徐祖樂书法 (106x63cm)

徐祖樂书法长联 (138x66cm)

一位不懂中文及书法的西方学者，在看过徐老的书法后指出，看到这样的“艺术”会让人“肃然起敬”。他的话引起我的深思，完全不懂中文及书法的人，他看到的书法是什么？感受到的是什么？也许正如他所描述的，是一种“艺术”，作为一种艺术，书法显然是神秘的、巧妙的，简单又复杂，好像抽象画。毕加索曾说过，“假如生活在中国，我一定是个书法家，而不是画家。”他们是从西方绘画的视角，看到中国书法的线条美、抽象美。

但从徐老的书道经历让我们体会到，书法不仅是艺术，是更高于艺术的文化。原因就在于艺术是做出来的，书法则是写出来的。艺术在做的过程中，需要经过构思、构图、设计，还可能经过不断的修改，更趋向于某种创造出来的艺术效果，而书法的苛刻和高贵就

是，“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北宋，黄庭坚《论书》），书法在提笔落笔之际，笔意贯通，形神一体，就是功力，就是结果。平凡却不平凡，简单实不简单。书法从深层次与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品行、境界衔接，“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唐，孙过庭《书谱》）不仅是个人文化修养的写照，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

早年读过旧式私塾，青年时期又追随钱穆大师、唐君毅、徐复观等国学大师，在新亚书院读过书的徐老，写得一手漂亮短札，文辞典雅，言简意赅，带着旧学修养和功底，凸显他的思想和人生哲学。“盖君子之道，立身处世，字乃衣冠，固不以小道而视之也。”94岁高龄的徐老每天还坚持临帖练笔，由此可见，徐老的坚持是正确的。离开书法的法度和规矩、离开传统文化的自我创造能走多远呢？规规矩矩写字的人，人们是不敢怠慢的。“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衷心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日臻佳境。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

参考资料：

- 《徐祖樂书法选集》(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有出版, 1998)
- 《徐祖樂书法集》(第二辑, 对联之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有出版, 2002)
- 《徐祖樂八八义展书法集》(喜耀文化学会出版, 2012)
- 徐祖樂先生2017年7月28日在家中接受访谈。



罗伊菲近照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回眸

**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古稀之年的她总觉得自己是何等的幸运……

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中降临人间的她，襁褓之中便随着父母逃难。年轻的母亲怀抱嗷嗷待哺的婴孩挤在成千上万逃难者中深一脚浅一脚仓惶逃遁，苦不堪言。

“这个孩子命大，她若能长大成人即可保佑你们全家大小平安。”兵荒马乱中那位相命阿婆的凿凿之言给予了父母无比的勇气，也成为他们日后最为津津乐道的回忆，以致那幅画面总是忽近忽远而又十分逼真地一再浮现于她的眼前。尽管当时只有四个月大，但她总觉得自己人生的最早记忆应该始于那一刻。而此后母亲抱着熟睡中的她一脚踩空掉进了两层楼高的舱底却双双安好，这一幕似乎也常在她的睡梦中一再重现，她甚至能感受到挂在自己嘴角的那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

这个幸运的女婴是母亲第一个成活的婴孩，父亲给她取了个漂亮的名字——罗伊菲。

## 零碎而又真切的记忆

伊菲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除了以上两幅画面，她还清楚记得在重庆峨公崖的小屋里四岁的她和两岁的二妹依偎在爸爸的身旁，那一刻的温馨恒久抚慰着她那颗柔软而敏感的心；记得小他四岁的弟弟降临人间时那响亮的哭声盖过头顶日军飞机的轰鸣；记得抗战胜利后重庆街头欢声雷动，报童振臂高喊：“号外，号外！”；记得离开重庆返乡途中所乘军车翻覆江边，昏迷中睁开眼觉得草好绿，天好蓝；记得跟随母亲回到湖南宁乡老家，阴暗潮湿的庭院里仰头望天，檐下骤然滴落的雨水溅得满头满脸；记得母亲带着年幼的姐弟三人沿江而下赴南京会

父亲，那首《飘零的落花》断续回荡耳际，悲悲戚戚；记得驶往宝岛的轮船上大人们晕吐得腿脚发软而自己则兴高采烈、跑来跳去……

这些画面少有色彩，甚至完全黑白电影般一幕幕出现在她的眼前，零零碎碎而又真真切切。

其中最为清晰的当属最后一幕。那是1947年的夏末，父亲因为查出二期肺结核无缘赴美深造，一家人乘船来到气候宜人的宝岛台湾投奔亲戚，以期两年后父亲病愈回返家园。谁曾料想这一离开，于父亲竟成永诀，他从此再也未能踏足故土。但于不足七岁的伊菲却全然没有任何离愁别绪——她很快就喜爱上了这个位于台中大肚乡的新家，她的生活从此趋于稳定，记忆中的画面也徒然色彩缤纷起来。

不久之后她就踏进学校的大门并尽情遨游于书海。但其实早在湖南老家时，父亲就自南京给她寄来了成箱成箱的童话故事，此时的她捧起巴金的《家》、《春》、《秋》已囫圇吞枣、连猜带蒙一页页读下去了，而她最为喜爱的“成人书本”则是曹禺的戏剧，因为里面的人物对白用词相对浅显，读起来更为顺畅通达。就这样，7至9岁这两年时间里父亲从乡村图书馆借来好多国内三四十年代的名家著作及经典译本给她（1949年后因时局变化这些书遭全面查禁），她整日整日沉湎其中不能自拔。大量的阅读加上极好的记忆力使得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说书”高手，至于后来的舞文弄墨也就再也自然不过，用她自己的话说不过是“一场永远玩不厌的文字游戏”罢了。

小学的五年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如此这般心安理得沉迷于读故事、讲故事、编故事，热衷于各类文字游戏，她总觉得这得感谢她的母校——大肚国民学校，在没有任何考试压力的情况下她一边游逛山野一边手不释卷，可谓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虽然从没认真上过课，但几乎年年全校第一，对于这一点她从来不自诩天资过人，只觉纯属幸运：跟当地土生土长的孩子们相比，父母双双皆读书之人，起点自然高出一大截。而对于她的绝大多数同学在小学毕业后就得停止学业回家务农这件事却使她伤感不已，所以当她的考入彰化女中被老校长誉为“本校之光”时，她的内心涌起的不是激动，不是自豪，而是莫名的惆怅——因那些连考场都不曾走进的同学们，尤其那位毕业考试成绩优于自己但却因家境贫寒而无法继续中学教育的男生，

那一刻，感恩和惜福已像她心目中这个属于自己的美丽家园那远山近岭的花草树木般深深地根植于心底，慈爱和悲悯也同时在悄悄地疯长起来。

## 严教下的少女情怀

但内心如何翻江倒海她都不会轻易打开心门，天生如此还是严母棍棒教育下的产物？

长女的缘故，母亲一直对她比对弟妹们严厉很多，其目的是要她成为弟妹们学习的榜样。“大的教好了，小的就好教了。”母亲常常如是说。听话、温驯，谦卑、有礼，这一切她都做到了，但还是免不了被母亲训斥、体罚甚至被狠狠地痛打一顿。因为帮母亲做事时她总是那般魂不守舍、那般丢三落四甚至迷迷糊糊，她也因此有了“小迷糊”这个绰号。还好有父亲的呵护，不然她可能更加羞怯、胆小、甚至自卑，尤其在长辈面前她连大声讲话也不敢。但她也有自信满满的时候，那就是提起笔来任思绪自由飞翔、天马行空，随手拈来的故事情景交融，洋洋洒洒。少女情怀总是诗啊！不必非得吟咏出来，随意



1963年台北订婚照



罗伊菲出版的著作

涂抹在头顶或者脚下，整个世界也就即刻缤纷起来，所以每当回首来时路，她总会感慨万千但却没有丝毫伤悲，因为她总记着自己是有“有福”之人，是来保佑全家大小平安的，她相信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

由于父亲工作调动之故，中一那年暑假，她们全家搬到了台北近郊天母。一个月后她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插班考试，踏进了高高在上的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简称“北一女”)的大门。斑驳的阳光随着她的脚步跳来跳去，青春的音符被撞得叮当作响。两年后，卧病八年的二妹苏菲终于站了起来，天母的溪水边从此多了一双含笑的大眼睛。不久之后，小她十五岁的小妹降临人间，这个叫做曼菲的罗家小幺妹后来成为了台湾知名舞者。但这个最晚来到罗家报到、最有成就的小妹却最早告别了自己的人生舞台。每当想起这些，伊菲的眼泪就忍不住直往下落，不是说自己能保佑全家大小平安吗？为什么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小妹被病魔吞噬而无能为力？如若说自己的人生有什么缺憾，小妹的英年早逝应该算是唯一的痛点。除此之外她的内心满满的知足，满满的感恩。

### 才子佳人的戏码

而真正让她快速成长起来的是高中的最后两年。那时父亲调职宜兰罗东，一家人也随之前往。她寄居台北亲戚家继续学业，带着弟妹们玩乐天母山水的日子一去不返，离愁别绪让她一下子变得安静而善感。高三那年她初遇自己人生的第一大贵人——父亲的表妹李廉凤女士，

这个后来帮她一圆留学美国梦的风姑也成为她日后狮城岁月最为亲近的长辈。

联考放榜后，她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位于台北木栅的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与以第一名的成绩入校的郭振羽成为知交，并在大三那年双双获得陈博生奖学金。后来这个跟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蓝颜知己由她的“爱情顾问”顺理成章跃升为她爱情故事的男主角，这出才子佳人的戏码一经上演就是长长久久的一辈子。她的人生从此跟这个与自己性情迥异的男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大学毕业后一起考上了研究所继续同学，接着又一起考入了中央通讯社成为同事，两年后一起赴美留学并结为了夫妻，双双拿到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她随他回到了台湾。两年后他再次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她则抱着宝贝儿子爱相随。

相夫教子之余，最为拿手的文字游戏成为她解郁的良方，就在女儿尚珞出世前的那段日子，她自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墙》问世。这篇以“尚珞”为笔名的投石问路之作荣获台湾皇冠杂志1970年度短篇小说征文比赛第一名。至此，伊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乐园，在生儿育女的同时也进入了自己小说创作的丰盛季。这一时期的作品后来尽皆收集在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高处不胜寒》里。

### 丰收的季节

再次提笔已是举家移居热带岛国新加坡的十年之后了，那是1984年的秋季，送子赴美留学归来的万般惆怅化

作了文思泉涌，一篇篇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在台湾报刊连续发表，后来集结成书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岁月如歌》。

于此同时，她也再次开始了小说创作，一个狮城少女的成长故事——《母难日》顺笔端自然溢出。这篇荣获1985年度新加坡文化部全国短篇小说征文比赛华语组第一名的作品成为她狮城生活的重大转折。十年来一直在“英语世界”里顾影自怜的她而今总算再次跟自己最为熟悉的语言接上了轨，不但找到了可以痛快讲华语的朋友圈，也让个性羞怯不愿受人瞩目的她向前跨了一大步——被邀担任大专华语辩论会的评审并在电视上曝光。这让一向以保护者自居的身边人对她刮目相看的同时也大呼惭愧：这个“学习上有慧根”的女人岂止只是在学业上不输自己！

随着女儿的展翅高飞，进入空巢期的伊菲玩起文字游戏来更加顺风顺水，生命中的贵人再次浮出水面——时任《联合早报》副刊主编的刘培芳、张曦娜、余云，在她们的相继邀约与鼓励下她开始回首来时路，弯腰捡起生命过往的片片落英串成了一个美丽的花环献给了每周一期的《偶思集》。这一写断断续续就近二十年：她的情、她的爱；她的父母、她的姐弟、她的子女、她的孙辈；她的远亲、她的近邻、她的密友……过往岁月的点点滴滴都化作了笔尖的锦绣，共同编织出了金灿灿的丰收季。

1995年，她的第二本小说集《大地有情》出版，次年该书获新加坡全国书籍奖。

此后由《偶思集》集结成书的《苍穹外的歌声》及《喜阅人间》两本散文集于2003、2006年相继问世。

2014年8月，她的金婚纪念文集《我必珍惜你》由八方出版社推出，这本收有爱侣及一对儿女文字的散文集无疑是她此生的最爱。至此，似乎有个硕大无比的花环套在了颈项，每日嗅吸着浓郁的馨香，她的满足和喜悦无与伦比。

## 把好运带给身边的人

但是，但是，怎么总觉得有那么一丝缺憾？她最疼爱的小妹曼菲，那英年早逝的红尘舞者光彩夺目的一生，难道就这么一走了之？

还有她心中那么多那么多尚未来得及讲出的故事，难道就这样让它们成为沧海遗珠？

虽然生性懒散，不是那般勤于笔耕，但对于文字的

喜爱完全出自天然，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曾羡慕多少人？一投即中的好运好像也一直紧紧跟在身后，不知不觉间已跨越了千山万水，怎可就此停下脚步？何况一路上总会遇到那么多贵人推波助澜。

不由自主地她又想起了她的合唱团，想起她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她的老师黎列刚先生，那个帮她找到一把金钥匙并把她带入音乐殿堂、教她声乐的恩师，是他让她能够在自幼喜爱的古典音乐里畅游并成为一名张口能唱的音乐团体的创立者和负责人。曾经她是多么羡慕二妹的能歌善画，而今她的“能歌善写”不也让弟妹们赞不绝口？其实比之写作，音乐才是更令她深感骄傲和自豪的志业，每当打扮得漂漂亮亮站在台上放声高歌的时候，她总能想起父亲第一次教她唱歌的情景，总觉得父亲就站在台下某个地方深情款款地望着自己。

她眼里的泪水再次溢了出来……九十有三的父亲走了，走得那么安详；刚过半百的小妹走了，走得那么匆忙；近百岁的母亲也走了，走得那么平静。她拉不住他们，但她还是相信自己的福气，这福气一定会带给身边所有的人。一定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那就尽快动手吧。

一辈子很长，长长的故事似乎永远也讲不完；但一辈子也很短，短得只那么一回眸就全都看在了眼里，那么一眨眼，就都成为了过往。

她不是什么金枝玉叶，从来就不是，她是山林里长大的女子，她的脚步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山林，脚下的路弯弯曲曲但却清清楚楚，虽然方位感颇差但却从来不曾迷失，而且一路走来安安稳稳、平平顺顺。她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比一般人多了几份幸运，这幸运是父母给的，是山林给的，是上天赐予的，她要把这种好运带给身边所有的人。

后记：跟伊菲阿姨(初见时她就让我这么称呼她)的缘分说来真是奇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来到狮城就从早报上开始追起她的《偶思集》来，十多年后偶遇之时自然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一段忘年之交。提笔写她依然诚惶诚恐，怕无法抓住她灵魂深处的闪光点，怕落入俗套，怕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怕……

但她的“佳作”二字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信心。谢谢你！伊菲阿姨！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



# 岛国



作者·曾国评

## 岛

这个岛屿有着热带风暴  
在海洋中  
站成自己的孤单  
因为阳光充足  
有人画一条红线穿过它  
植被茂密得如同营养过剩  
永远年轻少年的头发

我们在海边遇见狮子  
游客收拾照片里的幻想  
一如梦里与宣传册上  
深蓝的海洋

是他吐着浪花  
倾诉不太久远的故事和家常  
在栖息的飞鸟间  
在匆忙离家或归途中的船  
来去游弋的港湾间

人们忘了岛的前世  
沼泽筑起的楼宇  
在半自动化的生长与衰亡  
每天生命延续它的故事和荒谬  
不由自主的拥挤和疏离  
守旧与创造

这个岛徘徊在天上的繁星  
海上的千岛间  
忘了曾经有一个王子

为了它白色的沙滩  
牺牲自己的皇冠  
这个岛  
收容海上水手和游子  
还有所有的孤单

## 乌敏岛

是被遗弃的孤儿 自己游泳在海上  
潮退就变胖一点 潮来又会减肥  
把别处遗忘的田园生活 通通牢记  
今天的矿湖是昔日的石头山  
星月总会偷偷到此冲凉梳发  
戏子总在神的生日会上登台演唱  
骑一铁马驰骋岛上 就会巧遇  
成群的野猪 撞翻夏日的阳光  
在浪涛声中 不难觅见搁浅的虾蟹  
躺在岸边 假扮世外高人的模样  
离开小岛 能带回一口袋的微风和树影  
海浪与岸一路送别 椰树们不识离愁  
为争夺你背后的一抹光辉  
扭打成夕阳

## 武吉知马山

立足在岛国的中央 向外伸展手脚  
俯视天下 有三个湖泊为妻妾  
原始的热带雨林必深藏着古王朝狮子的秘密  
沿山路上爬 蝉声会劝你放下  
都市的喧嚣凡尘的功名与重担

不要背负这些累赘登顶  
你脚下踏着的土地 会把你背影吞下  
他们是几万年落叶枯枝堆积的故事  
远过山尼拉乌他马王子的脚步  
远过整个马来亚王朝  
那些枝叶的叹息声虽远却不曾改变  
总是顾全季节的平仄  
总是会与地心的脉搏押韵  
在岛国的中心指挥着天地古老的大合唱

## 双溪布洛湿地

对望马来半岛的岸边 红树林摆开架势  
为保护沼泽湿地 不惜与海一战  
在浪涛里越战越勇 盘根错节地繁衍  
众鸟在枝叶间雅和着彼此  
像初恋的少男少女 热烈地谈情说爱  
鱼群在浅滩里以大欺小地追逐  
一切如斯热闹一切又如斯宁静  
鳄鱼在岸边烧烤自己于阳光下  
翻着白眼 嘲笑游客的大惊小怪  
老鹰盘空展翅 忽高忽低  
像耍杂技要观众惊叹的武打明星  
此刻天地开阔 任你随意写生作画  
你轻易可以抓住一把乌云  
把它的愁思用力拧干 再放回天上

## 克兰芝湿地

伞形的叶片如肺 一掌拍在岛的北方  
一到盛夏就有百鸟在丛中喧哗  
河的两岸沼泽成鸟虫蜂蝶的乐园  
他们玩兵捉贼的游戏毫不厌倦

童年的生活从不结束  
时间也不会变老  
兀鹰盘旋在高空不为狩猎  
却是为了守护他们的家  
几片乌云掠过 都不敢轻易停下  
登上旋转入云的观鸟台  
世界从此变小也从此变得无限宽广  
群树在远方拔河 把克兰芝河越拉越长

## 岛国换季纪事

岛国不需换季  
换季就在一场大雨后  
那是一场盛宴  
雨珠骤落暴雨身上  
大海被海浪狂拍  
云游走在云的怀中

十二月一月  
东北季风把太平洋掀起  
岛与岛上的住民  
巍然不动

在潮湿的季节  
喝一口心灵鸡汤  
撑一把伞  
如撑起一片苍穹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诗歌)

